

則聞中國立正統之第為皇帝雖使拘留不還終為無益耳意不出此二者因此而料之則中國以皇太后之命復立正統亦或有之矣若然則正朝表箋以景泰紀年甚為不切處之何如演等曰進慰登極正朝使姑留義州先令通事往遼東謂之若果正統復位則停進慰登極使正朝表箋改以正統紀年麟趾獨曰景泰今已即位布告天下我國以正統紀年於義不可似若不知而入朝可也命世子引見演等問其所議遂命曰從僉議施行於是遣通事金有禮于遼東正統皇帝實未還也○賜宗親駙馬文武二品以上唐制沙帽各一頂本國帽頂伍短叅判李先齊啓中國帽頂皆高尖故今改之○丁卯召還成吉道都體察使朴從愚仍戒飭隄備毋令懈弛○戊辰世子受朝叅于繼照堂百官始行四拜禮○壬申世子發背疽分遣諸臣禱于畿內名山大川神祠佛宇政府六曹中樞院日問安○癸酉命右叅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詡崇德大夫李正寧分禱于宗廟社稷昭格殿臨瀛大君穆都承旨李思拓設觀音精勤于興天寺○甲戌霧○十一月丁丑朔傳旨刑書世子之疾累日未瘳予甚慮焉自今十一月初一日以前所犯奸盜外徒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並皆原免○命首陽大君世祖都



承旨李思拓行藥師齋于佛堂兵曹正郎金守溫從之安平大君瑢行  
水陸齋于大慈菴少尹鄭孝康從之守溫菴僧信眉之弟也酷好佛深  
信其說恒言曰若讀佛經得其旨則大學中庸特粗粕耳孝康性傾邪  
剛愎好佛甚篤道見僧則必下馬致敬與守溫為唇齒凡有佛事必命  
之○戊寅放付慶安崇善等及徒流十七人司諫院啟崇善曾犯死罪  
特蒙 上恩移近地今又放宥實為未便 上曰為世子特垂恩耳勿  
煩請○庚辰上欲為世子再禱令集賢殿考古制集賢殿啟疾為禱  
祀古既有之且本朝於祈晴祈雨至于數四再禱為便○辛巳分遣諸  
臣遍禱于諸道名山大川神祠佛宇兼判通禮門事鄭而漢為紺岳行香  
使還啟國家只祭岳神而不祀堂下雜神固為不可請并祠之從之自  
此一邑之弊不貲其諂諛類此○丁亥百官遙賀正統 皇帝節日○  
庚寅傳旨承政院東宮之疾久未差愈正月以前必未得申事九庶務  
予固親斷毋或留滯以啟○辛卯 上謂右副承旨李季甸曰重疾有危  
證百無一生歲乙巳予病劇外間至治相揀然予未知其何證也今東  
宮之腫醫負治之錯誤父疾不熟問之則曰無害至使東宮拜表受朝  
終行步勞身腫勢更熾又不以實啟卒至大重危證甚多醫負之錯誤



何可勝言無可奈何委命於天幸今腫核始出病勢無有可疑一國喜慶莫過於斯高麗有億萬添設太宗朝有檢校職當今官爵至貴堂上官外欲加一資以共喜慶否則欲賜宴百官爾往集賢殿凡慶事加資之例詳考以啓然此事當與大臣議之乃定獨知此意勿使人知○甲午政府六曹中樞院問安上曰東宮腫核昨日已出予甚喜焉於是二品以上俱詣時御所賀○李季甸稽推恩故事以進因言曰臣謹考歷代之書凡有喜慶率皆賜爵賜脯免逋欠減田租以加恩澤今有喜慶加中外官資固當如上教其餘節目敢以編見條列于後一前此箇月已滿例加資而又特旨加資者則或超一資或只加一資今當施恩之日并計箇月施行一古者賜民爵今況賜民爵其勢似難凡口傳及成衆等官名載仕版者雖前銜皆加散官一資一老人爵依已成格例施行其年滿七十致仕之人至老從仕豈無微勞一朝退歸誠爲可憫允諸致死者皆加散官一資書銜之時并用前所已行華銜一賜脯誠所難行堂上以上不在加資之例依正至例賜宴若老人賜酒肉一免租賦非易行十年以上公私負逋蠲免何如命吏兵曹與季甸同議○咸吉道監司報端川郡律學生金得仁父永美久患咳嗽不愈家



距郡四十餘里得仁朝仕于郡暮歸于家扶侍病父未嘗少懈以至藥  
餌飲食無所不備克盡孝養及死求得柩木作棺槨以葬結廬墓側枕  
苫號哭親負土石成墳朝夕供祭一如平生以終三年此郡境連野人  
父母之沒厚葬終制者蓋寡而得仁孝行如此請旌門復戶且授官職  
以勵風俗從之命吏曹授其道土官○議政府據禮曹呈申文昭殿輝  
德殿四時大享有名日別祭及宴隣國客人時樂工等並皆年壯不合  
歌工請於各色補充軍及巫女子孫擇年以穎悟者預令隸習從之○  
乙未移御永寧大君第 世子仍在錦城大君第初起永寧之弟鄭奉閔  
伸監督其役至是乃成宏敞壯麗僭擬宮禁奉有幹能善處事伸勤謹  
凡有興作必使二人領之臺諫屢言奉以政府不宜親監土木之役奉  
不辭手執杖指授規畫若工師然以李命敏為從官號曰都廳役役及  
木石出納命敏實專制繕工監徒擁虛官耳○戊戌議政府據禮曹呈  
申書雲觀天文學叅外三十人適兒職五三十人每日十人入直務劇  
祿簿艱苦莫甚因此願屬者罕少甚為踈虞請以叅外適兒五從其取  
才分數一年兩都目叙用勸勵且六品去官適兒一若值去官之年亦  
令兩都目叙用從之○庚子議政府據兵曹呈申海南康津之境荒島



絕在海中距達梁馬島防戍之所甚遠倘有賊變不及赴援實爲孤危之地請禁民耕種從之○辛丑以世子疾瘳分遣諸臣于諸道行報祀○癸卯議政府率百官賀世子疾愈○議政府據戶曹啓嘗以雲山郡古邑之地越入他境割屬定州然雲山郡殘亡尤甚但以七十餘戶難堪賦役不能爲郡上項古邑之地還隸本郡從之○乙巳世子移時御所○百官行冬至望闕禮于太平館又詣時御所進表裏鞍馬諸道進箋○賜宴宗親于禮曹文武二品以上于議政府○丙午命右副承旨李季甸製推恩教書又召河演皇甫仁朴從愚鄭萃鄭甲孫議曰今推恩賜爵宗親加資止於明善則已爲堂上官似乎大過止於彰善則其與文武官加資之例有異如之何而可堂上官子孫雖無取才固無妨也至於年限若登科之人雖年少得拜官以此言之今此推恩雖年少者授職無乃可于演曰宗親加資止於明善可矣堂上官子孫依他例二十歲以上授職爲便仁以下曰宗親加資止於彰善年限之議與演同上又曰敬寧君長子高陽君秩無子而死在例高陽君立後者當爲太宗矣然既有次子積宣封君以爲太宗後高陽者爲小宗何如僉曰上教允當○慶尚道觀察使申永川郡住盲人金古音龍言歲壬子有神來



降能推算人命於空中唱說人禍福且神自言曰吾姓朱歲乙巳震死  
 蓋指中國皇帝也係是妖言惑眾請置於法 上謂政府曰昔京城有  
 空唱巫女悉令黜諸城外今此盲亦其類也然指言皇帝此言固大處  
 之何如演曰此盲敢為大言宜加重刑仁等曰罪固大矣然為疾之人  
 不可加刑宜下刑曹照律後只令徙諸邊遠以絕妖妄 上從仁等議  
 放置古音龍及妻子于南海○十二月己酉正朝使權孟慶報皇帝克  
 捷達達頒詔海內 上召河演皇甫仁朴從愚鄭萃鄭甲孫謂曰今皇  
 帝克捷達賊我國禮當進賀僉曰不可以傳聞之說遽為進賀待聖節  
 使之還更聞聲息而進賀亦為未晚從之○教曰喜慶推恩古今之通  
 誼也惟念世子頃遘重疾遂經旬月憂慮之懷曷有其極幸賴天地宗  
 社之靈迺獲平痊其為喜慶孰過於此肆霽鴻恩用昭斯慶宗室三品  
 以下各加一資止彰善而止京外文武官三品以下各加一資至通政  
 而止後次加資時并計加資前朔數前銜口傳提舉別坐各加散官職  
 一資後加資時并計加資前口傳後朔數凡諸有服之親前銜學生皆  
 授散官職一資內侍府時散三品以下及學生皆授一資並至通政而  
 止忠義忠順內禁別侍衛內直司尊院甲士宣差議政府中樞院錄事



皆授散官職一資各品遷轉並依舊例自下而上各司吏典就閑待次者從自願授散官職時行京外通政官以上長子前銜堂上官長子除前銜學生他條除職人外並依他例除散官職一資若無長子則長孫若無長子長孫則承重妻子孫及無子息者立後人依上項例除散官職通訓果毅朝奉宣略加資者雖未經守令並皆除授成均校書館訓鍊觀權知司譯院講隸官諸學前銜及出身權知典醫監前銜及出身權知惠民局濟生院書雲觀天文風水學禁漏前銜及權知司譯院前銜及出身權知曆筭學官太一筭學別坐前銜司醫所別坐時波赤除賤口及工匠外前銜學生四山栽植監役官與箇滿因推考作散當時未叙者移任當次作散者內需所書題前銜學生等並除散官職一資時推考人內公罪杖一百私罪笞四十以下例皆除授去官及限品者於去官品及限品內加資不得陞授他品者老男婦內良家年八十以上白身授從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元職八品者授正七品七品以上者超授一資九十歲以上白身授正八品元職九品者授從七品元職八品以上超二資百歲以上白身及元職從七品以下者授正六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三資並限三品而止婦人封爵准是賤口年八



十歲以上白身授正九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元職八品以上者陞  
一資九十歲以上白身授從八品元職九品者授正八品元職八品以上  
者超一資百歲以上白身八品以下授從六品元職七品以上者超二  
資並限五品而止其八十歲以上男婦並令免賤婦人如上封爵堂上  
官以上賜宴在外前銜堂上官年七十以上者賜酒果京外受糶者不  
計年限每戶各減二石於戲既過莫大之休宜霈非常之澤惟爾政府  
體予至意曉諭中外○上謂河演皇甫仁朴從愚鄭奉鄭甲孫曰予之  
眼疾則已矣語澁稍輕至於右脚之疾亦差卿等所知也近左脚亦痛  
起居必須人扶心有所思必驚悸音 恭靖王思廣州妓名而不得使  
人馳問然後心中豁然又於宴會神色異常久然後定乃語人曰適有  
所思而未達以至色變其時予甚恠之今左脚之疾有時念之不覺氣  
乏以之乃平昔日可恠之事至於吾身矣朴堧河緯地浴溫泉乃差卿  
等亦有沐浴而離病者乎予亦浴于溫泉仁從愚 甲孫對曰臣等嘗浴  
白川溫井治病於是遣知承文院事姜孟卿于白川溫井仍命曰昔伊  
川之行弊固多端不可說也溫陽椒水行宮亦為大過然皆蓋茨耳爾  
往白川毋令生弊且予所寓之處亦不可太隘也又以兵曹判書閔伸



爲支應使 上謂承政院曰東宮以予老疾不得遠離故講武不可行也今白川之行道經開城等處禽獸繁育訟途驅獵何如然亦不可以此加軍卒祇以衛士爲之耳左承旨趙瑞安等對曰因此講武爲便○以世子疾愈行報祀祭 宗廟社稷又設報功齋于佛堂及興天寺奏鄉樂以供之○辛亥大霧○咸吉道都觀察使權孟孫上箋賀東宮病愈永興大都護府使李益朴亦上箋賀命禮曹除諸道進賀○壬子前慶州府尹鄭菽上言曰人言白川溫井海潮相通故病易愈然雨水漲溢則附近之地皆沉於水不宜駐駕臣曾爲海州牧使州有馬山溫井溫冷井俱在亦有天生鹽氣病尤易差自白川至馬山雖加一二日之程便利甚多不允○司憲府啓今聞各道冬至陪箋差使負多載絲布而來私自用之發吏搜各官京邸果得各司求請文書請鞫之 上謂承政院曰憲府所言無乃風聞乎如此則將何以處之右承旨李宜洽等對曰當勿推乃議于政府亦以爲不當推遂命勿問憲府更啓此是貪污之吏所犯且其文書已出不可不推 上曰此非關係綱常之事事且不明不可推也憲府不復言私用官物亦是守令貪污之事固當風聞治罪且既得文書亦非風聞之事憲府不須請命推劾政院與



政府亦以勿推爲對皆非至公之論時諫院亦受其贈文書已入憲司  
宜引嫌待命諫官金新民洪深黃孝源崔梯男金漢啓趙衷孫陽若不  
知覲面出仕士林鄙之○甲寅京外三品以下並加一資○乙卯召都  
鎮撫鄭孝全李澄玉金孝誠兵曹判書閔伸知中樞院事李澄石漢城  
府尹高得宗兵曹參議辛處康僉知中樞院事辛叔晴議白川溫井水  
路行幸便否僉曰水路風變生於呼吸之間若有風變雖千萬人之力  
不能救江口猶然况大洋乎雖無風之日波浪高起船常動盪雖慣水  
上者亦且病暈水路行幸甚爲不便得宗性貪無節嘗爲都轉運使聲  
言乘船由水路而行載資糧酒饌雜物于二船終由陸路而來二船所  
載盡輸其家○丙辰賜宴宗親于時御所文武二品以上于議政府三  
品堂上于禮曹耆老宰樞于耆老所又賜宴于承政院出內宴歌妓樂  
工令奏醉豐亨與民樂致和平等樂仍謂曰今賜爾等新樂須當盡懽  
尋命首陽大君義昌君壽春君侑酒曰昔我太祖命義安君侑諸承  
旨太宗命孝寧君及予侑諸代言今喜慶無比命王子往侑爾等宜極  
歡徹夜而罷○丁巳上謂承政院曰今新樂雖不得用於雅樂然形容  
祖宗功德不可廢也議政府與府慣習都監共觀之言其可否予當



損益 上遼曉音律新樂節奏皆 上所制以柱杖擊地為節一夕乃

定首陽大君瑒亦通聲樂命掌其事以妓數十人時於禁中習之其舞

倣七德舞弓矢槍劍擊刺之狀皆備初命朴堧定鍾律堧嘗進玉磬

上擊聽之曰夷則磬聲差高減幾分可調堧取視之磬工忘之不琢者

數分皆如上言○姜孟卿馳啓請以役徒一千人造假屋四十間又設

鹿角城 上曰予之欲往溫井者不得已也然病之差否未可必也孟

卿以予欲往大作行宮黃海之民飢饉疾疫之餘如此作弊予何往焉

浴室間閣仍舊修治毋令改作鹿角城不必設也又謂承政院曰予之

欲由水路行者意其間小有浦可縱橫而去今聞水路險惡不可行也三

別室及侍女隨駕者不過二十人此則欲由水路而行何如都承旨李

思哲等對曰不可以水路行也○戊午司諫院啓安崇善罪重不可輕

赦不允○己未賜成均四部學堂生徒酒果○命議政府禮曹及慣首都

監提調觀新樂于中部遣都承旨李思拓賜宣醞○庚申議政府六曹

改定下三道監司及敬差官所報年分等從高等民甚怨之○辛酉司

諫院啓向者內醫等於東宮發腫之時不能救藥至使受朝參拜表動

勞發毒其罪不小請論如法 上曰予當審處之○壬戌司諫院右司



諫金新民等上疏曰頃者安崇善負欺詐專擅之罪律該極刑 殿下  
不忍加誅特從末減置之極邊纔經一稔思出不意又移近幾遠近聞  
者莫不駭愕崇善之心寧復有再荷非常之恩哉頃以東宮未寧放赦  
徒流崇善亦與焉如崇善者蔽人主之聰竊人主之權欺詐誣罔專擅  
自恣無狀之尤者也借使末減免死當常置配所不得之他亦云幸矣  
今而前件罪愆一皆洗滌於京於外覩面往來臣等恐後日之如崇善  
者亦從此而起矣伏望恢廓剛斷收還是命不允○護軍金淡上書曰  
臣伏蒙聖恩陞資宣節不勝感激之至竊念臣以重哀特承聖恩服官食  
祿已駭視聽每一念至不覺汗背今又泛依朝官濫承階級尤切愧赧  
請解臣職不報○成均生負崔仁老等上箋謝賜酒果○丙寅綬祿大  
夫李伯剛上書曰臣之祖父世蒙國恩臣以庸愚承襲門蔭年至十八  
始仕盛代十九歲聯姻宗室二十歲濫受崇政清平君三十八歲擢拜  
大匡輔國府院君凡所服食廐乘儘皆受賜謬蒙聖恩偷安竊祿于今  
五十餘年矣雖至糜粉無由報答疾病纏綿氣力虛耗而醫治莫效近年  
衰病日甚以祈聖筭之無彊而已矣迺緣臣位高祿重福過災生衆證  
交攻無時而作其於朝參尚未進就之日多矣 聖上知臣老疾特命



臣勿赴朝參臣聞命驚駭不勝感激伏念臣無功德處高位食重祿而略無莅職奉公之事每於衙仕力疾就列然後臣心始以小安也今以衰憊不能拜起以進朝參則臣將何顏而冒位費祿哉况今臣年七十適當致仕伏望憐臣衰病收臣爵祿許令臣調保藥餌以延一日之餘生以荅小臣之至願不允○集賢殿直提學崔恒獻詩賀東宮疾愈聞者或譏之○戊辰通事高用智自京師來言謝恩使金何賚免調兵及進馬二三萬匹勅書還來又言使臣倪謙司馬恂奉登極詔來於是以工曹判書尹炯為遠接使又遣宣慰使于安州平壤黃州開城府其事目曰使臣若問 殿下親迎 詔否答曰素有風疾起居不便未能親迎又 王世子裝背疽舉國憂慮近日向愈然未平復亦不得迎詔欲令 王子率百官代行○召河演皇甫仁朴從愚鄭采鄭甲孫鄭麟趾許詡議進獻馬匹之數僉曰我國四邊受敵用馬最緊焉能滿其定額進一萬匹可也然亦力不能給不過五千匹為便 上曰今中國胡寇犯邊虜殺人馬廣寧等衛馬匹殆盡昔唐玄宗播越然其兆先見今中國之變出於不意觀其疲弊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若不遵勅旨進馬未充其數則必以為我國見中國之弱胡虜之盛將有二心也自古朝鮮獮獮稱禮義



之邦至誠事大如宋南遷中國盡爲胡有猶不失禮越海以朝玄宗避  
亂幸蜀新羅亦泝江以朝玄宗嘉之至今光于簡策今日之事有關名  
教皇帝慮邊鄙單弱欲得馬以實邊鄙意甚懇切不可不欽承也卿等  
言五千匹可矣而予意欲滿萬匹然亦有慕虛名而受實害者不可遽以  
萬匹爲定也高皇帝太宗皇帝宣德皇帝皆嘗徵馬參考定額以聞  
○前書雲判官申熙啓今十二月十二日戊午彗見于東方天市垣內其  
後密雲不得測至二十一日丁卯彗又見于天市尾長五六尺許宋國  
分度人馬宮尾星度命李純之金淡測候○己巳召河演皇甫仁朴從  
愚鄭甲孫鄭麟趾許詡謂曰今彗出玄菟樂浪分度弭災之道當何如  
消災道場之事亦可行乎高麗時彗星之見雖非我國分度消災之事  
無所不爲今此彗星雖不干我國消災之事行之亦何害乎僉曰古人  
於災變皆云恐懼修省此意甚好當今急務莫若息民養兵除不急之  
務此外他無可爲之事消災道場高麗弊法豈以此弭天之災乎 上  
曰無他可爲之事只於中心恐懼修省而已 上又謂河演等曰內醫  
盧重禮全循義等曾於東宮之疾不謹治療奪衆以上職牒爲助教何  
如僉曰非唯重禮等其餘醫員並皆奪職仍仕內醫院經數月後施特



恩則在宸衷耳 上又曰東宮侍藥有勞宦官分三等給田何如演甲  
孫及都承旨李思哲曰宦官本受科田者也給田無妨仁從愚麟趾謂曰  
宦官但適受宦官之科田不得受他田且嘗賜宜以衣馬不必給田上從  
演等議曰以其科田給之則無壞法之弊也○庚午 上謂承政院  
曰迎詔勅宴使臣定以 王子代之但 王世孫年稍長且有位號使  
之代行如何昔世子八歲受封見於使臣十二代迎勅其時使臣欲請  
行酒通事繙縫而止今使世孫迎詔而使臣若請行酒辭之亦難以此  
觀之可以已矣處之何如其令政府擬議以聞繼而講書院左翊善朴  
彭年啓今聞使 王子代迎 詔勅世孫名位既定天姿岐嶷迎詔在所  
當行况今朝廷憂虞詔勅之來 上與東宮皆不出迎中國不無疑焉  
上與東宮不豫而年少世孫出迎則甚敬朝廷不得已之意使臣必知之  
矣既而舍入鄭軾將政府之議啓曰領議政河演以下皆以爲世孫  
年幼宜使 王子代行左贊成朴從愚獨以宴享私禮王子代行可也  
迎詔重事世孫當行 上從 演等議且曰講書院既知此事議于政府  
而又來請其意何哉乃召彭年及右翊善申叔舟左贊讀柳誠源右贊  
讀李克堪問之彭年等對曰纔聞王子代行而議于政府則未及知



也將詣政院以啓道遇右副承旨李季旬說其由季旬曰此事今朝已下政府議之不必啓也至是始得聞之然猶請之者九事言之者多則必其事是而 上亦或聽之臣等待學日以固知世孫能行禮也故敢請非有他意 上使安平大君瑑反覆致詰乃曰昔祖禹將上書蘇東坡見之曰如吾意也遂聯名以進今人姦詐雖見他人所爲與已無異必欲自達已意以釣名汝等知其議于政府而強欲自達姦巧甚矣然世孫迎詔於理甚順汝等以其職來啓予何咎汝○辛未世子又發腫分遣諸臣禱于幾內神祠佛宇○壬申以鄭萃爲議政府左叅贊兼判吏曹事李堅基吏曹判書尹炯戶曹判書趙惠刑曹判書鄭麟趾工曹判書李渲知敦寧府事金孝誠李均實洪約並知中樞院事權孟孫藝文館大提學奇度戶曹叅判趙瑞安兵曹叅判慎幾戶曹叅議閔恭禮曹叅議鄭而漢承政院同副承旨任孝信金壽延河潔並僉知中樞院事趙克寬咸吉道都觀察僕成奉祖全羅道都觀察使朴仲林京畿都觀察李仁孫慶尚道觀察使李師元江原道觀察使度出身行首歷揚中外以吏幹稱今以全羅監司入爲戶曹其任全羅頗有不廉之名而漢以兩界築城功不次用之○癸酉內贍寺火布貨器皿殆盡下判事



李友于義禁府鞫之竟以赦免只罷職○傳旨承政院今後入遼東探  
候聲息急速出來者若國家重事則無職者授職有職者陞資若非  
重事馬匹衣服量宜給之○甲戌 上謂承政院曰前此使臣二則館  
伴亦二將以金何尹炯爲館伴又曰今來使臣皆儒者也申叔舟等所  
校韻書欲令質正使臣入京後使叔舟成三問等往來大平館又令孫  
壽山林效善爲通事○乙亥誠妃元氏卒 上謂禮曹判書許詡及承  
政院曰昔 太祖行幸時誠妃男服侍從勿以妾爲妻明有禮文然漢  
唐以來以宮人爲后者頗多有之誠妃嘗往來母后宮其時議座次於  
諸大臣李穰曰誠妃向南 母后向西河崙成石璘曰 太祖初不以誠妃  
稱爲繼室坐次不可如此乃定以誠妃向西母后向南厥後金益精  
爲知申事亦有此議 太祖封妃者但因前朝之習而爲之耳不可以  
正后論也停朝舉哀服制何以爲之商議以聞詔曰九人待妻妾若妻  
則或以男服率行正嫡則不爾以此觀之 太祖待誠妃之意可知而  
河崙成石璘之議臣等亦已聞之矣臣於昨日聞誠妃病劇到政院考  
諸禮文無停朝服制但襲斂衣衾特令官備爲便都承旨李思哲曰大  
臣卒猶且停朝况誠妃 太祖之妃乎服制禮文所無不可行也若停



朝則不可不爲也 上曰禮葬當依大君例停朝則天子崩巷市七日  
諸侯薨巷市五日未有宮妾卒而停朝之禮也更與政府議之詔議諸  
政府政府之議與詔同遂定喪禮啓曰棺擲衣衾祭享皆令官備以宗  
親秩卑者爲喪主葬用宗親上等例從之遂命竹青監仲規主其喪  
又令仁順仁壽府內資內膳禮賓寺分設七七及百日大小祥水陸齋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百二十六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七

三十三年春正月丁丑朔百官行望闕禮于景福宮詣時御所進表裏鞍馬諸道進箋○戊寅曲宴又賜宴宗親于時御所文武二品以上于議政府堂上官以上于禮曹翼日賜御案果肉及內醞于承政院曰東宮之疾向愈予甚喜而特賜馬宜各盡醉○庚辰左議政皇甫仁啓平安道本邊禦最緊之地今中國有變尤不可不慮武臣皆以爲須設關防乃可禦敵今已拾石他道之民固不可徵聚姑以其道民願及春時築義州等處行城以備不虞同副承旨鄭而漢事劇不可往臣請往定城基從之時而漢已拜堂上官從事官缺皇甫仁書舍人鄭執等數人名以薦上曰予嘗知執之爲人質實可任遂以爲從事官俄而更命而漢往審布置而還○司諫院啓以朴仲林一奴之故被罪心志卑陋前日拜兵曹參判臣等極言其不可未蒙俞允今又拜京畿監司監司一方統察守令百姓好惡趨向皆由監司况黜陟豈能得其公正請罷之上曰既爲兵曹則何獨不得爲監司乎更啓曰京外各異兵曹但一司之事事皆上裁至於監司獨專方面之任不可以如此之人而授之也不報○辛巳謝恩使金何賚勅回自京帥百官迎于慕華館



其勅曰前因虜寇犯邊已嘗勅爾調兵前來與遼東兵會合殺賊今者  
京軍已行殺敗此寇遠遯去訖所調爾朝鮮之兵可自保守境土不必  
前來如勅奉行又勅曰往者虜寇侵犯北邊朝廷遣勅徵兵王國自朕  
嗣泣之初即先殺敗其衆已嘗勅王免以兵來然念保邦莫先於兵用  
兵莫急於馬而馬之產王國爲富勅至王宜以二三萬遣人送赴京來  
過此數爲妙就今受直而歸決不虛負如此具見王有忠厚朝廷之意  
王其如勅奉行○召慶昌府尹鄭陟曰藩國儀注有曰王親上香之語  
辛禍時使臣張溥周倬來禮官問王親上香否答曰王無親上香  
之儀予即位黃儼晉誥命而來曰王當親上香予親上香正統皇帝  
頒詔使李儀李約來禮官問上香節次答曰司香爲之然今迎詔東宮  
亦有疾當以大君代之人君位重不親上香可也以陪臣代迎詔勅不  
親上香使司香爲之無乃違禮乎迎勅本以時服今詔勅俱至以朝服  
迎詔即釋之而還服時服迎勅受賞賜則其間良以不合於禮處之如  
何陟曰以朝服迎詔仍迎勅爲便朝廷之禮班頭無上香之儀自有上  
香者且藩國儀注有司香續上香之語使司香上香亦便上曰以此  
制儀注○壬午傳旨禮曹今來日本國使非他島倭之比以天使之故



中路留滯於禮何如中國已知本國與日本相通天使知之亦無妨也  
但天使既來日本國使又來支持諸事一時並舉無乃國家之力或有  
不贍歟與政府同議以啓政府啓上教允當支持諸事亦不爲難遂  
以集賢殿直提學崔恒爲宣慰使○丁亥置官馬色令中外各品出馬  
有差以五千匹爲定○又議遣奏聞使先奏未能充數措辦之意○已  
丑召承文院提調河演皇甫仁鄭麟趾許詡金聽鄭昌孫謂曰昔太  
祖相都邑之地行幸下三道時有朝廷使臣來以在外回奏稽緩  
高皇帝以爲非今皇帝新即位徵兵于我既未能從命又求戰馬亦未  
能依數以獻心實未安初運馬何時入送且其數幾何奏聞使何時而  
行仁曰官馬色提調別監昨日落點臣等始知之考之前例初運數不  
過五百匹上曰所獻馬交付遼東乎直獻朝廷乎演仁曰北虜侵犯  
中國西北爲急然衝東擊西意外之患亦未可知况三衛韃靼乘機竊  
發進獻馬匹恐爲所奪莫若交付遼東也麟趾詡昌孫曰以利害論之  
交付遼東可也但勅書有遣人送赴遼東之語是可疑耳詡又啓曰先  
運馬一百匹奏聞使押赴京師告禮部曰後運馬交付遼東則爲上國  
救急備馬之意著矣上曰每運皆當直獻朝廷又曰昔我太宗時



朝廷求馬下三道所備馬皆濟州之種高大朝議欲易以小馬 太宗  
曰不可也以大馬入送其在予時朝廷亦求馬全羅馬皆濟州之種亦  
欲以小馬換之適使臣來不可換於國中置箭串換之有一老叟詣政  
丞第曰奈何換馬如此搔擾乎政丞啓聞停寢今所進馬不及於古甚  
不可也卿等知此意盡心措辦仁曰今之馬不如古之馬古者全羅侍  
衛牌皆持大馬而來京中子弟或有買之者今皆矮小固不如古依古  
例備馬甚難馬之大小尺寸臣等商議以聞○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朝  
廷易換馬既定以五千匹謹考丁未年例分定正從一品二并中馬一  
匹各小馬一匹正從二品中馬一匹正三品二并中馬一匹從三品二  
并小馬一匹正從四品四并中馬一匹正從五品四并小馬一匹正從  
六品六并小馬一匹正從七品八并小馬二匹正從八品十并小馬一  
匹正從九品十二并小馬一匹權務十八并小馬一匹以上並從職事  
前銜正從一品中馬一匹以下並從散官正從二品二并中馬一匹受  
田前銜正三品四并小馬一匹從三品六并小馬一匹正從四品八并  
小馬一匹正從五品十并小馬一匹正從六品十二并小馬一匹正從  
七品十六并小馬一匹正從八品十八并小馬一匹正從九品及權務



二十并小馬一匹學生二十二并小馬一匹無受田前銜正從三品八并中馬一匹正從四品十二并中馬一匹正從五品十四并小馬一匹正從六品十六并小馬一匹正從七八品二十并小馬一匹正從九品及權務二十六并小馬一匹檢校各品及無職事受散官不受田者一依無受田前銜例以老人受散官者不在此限各道監司都節制使處置使首領官並從本品納馬于京各官守令郡事以上及各浦都萬戶各中馬一匹縣令以下及各浦萬戶各小馬一匹教官教諭檢律察訪驛丞並從散官依京中各品例並於其道都會所納馬國巫堂中馬一匹前國巫堂二并中馬一匹斜付巫堂六并中馬一匹松嶽德積二巫堂并中馬一匹內乘巫堂小馬一匹紺嶽巫堂中馬一匹三聖巫堂小馬一匹件巫堂上等四并中馬一匹中等六并中馬一匹下等十并中馬一匹上副經士并中馬一匹前上經師二并小馬一匹件經士八并小馬一匹咸吉平安兩界除守令教官萬戶檢律教諭察訪驛丞外母得納馬大率京城馬一千一百匹京畿三百匹開城府一百匹江原道三百匹黃海道二百匹忠清道七百匹全羅道一千匹慶尚道一千四百匹上項京畿所定馬匹之數不足則依前例分定於富居人及工商



添家各道所定馬匹之數不足則分定於道內軍民人戶從之○庚寅  
同憲府啓醫負盧仲禮等忽君父之命厥罪匪輕而特從末減請須依  
律 上曰醫人有數捨此而無他可用者且東宮之疾差愈終亦有慶  
當罪之時廣議以定不敢加此耳○官馬色啓今朝廷易換馬依丁未  
年例中馬上等高四尺七分中等四尺下等三尺九寸三分小馬上等  
三尺八寸六分中等三尺七寸九分下等三尺七寸二分以爲定式從  
之○辛卯集賢殿副校理梁誠之上備邊十策一曰定廟謨蓋天下之  
事莫先於定計計不先定萬事之所由敗也今北方之事或云方今大  
平何有外患或云達達遠在數千里之外何與於我臣竊觀元太祖之  
入中原也滅國二十以及西夏夏亡侵金金亡侵宋方宋金未亡之時  
親征西域至于鐵門關又征西南夷於海道數萬里之地及世祖東征  
日本喪數十萬之師而不已其征高麗則用兵幾七十年窮兵黷武蓋  
習俗然也况既知中國子女玉帛之所在已嘗力取而有之乎八十年雖  
居沙漠之地曷嘗一日忘中國哉今先取三衛而撤中國之藩籬次賈  
海西諸種而益其徒黨於是分道南下而關外大振 天子親征反陷  
虜庭胡騎乘勝直擣于皇城之下其兵力何如哉以中國 高皇帝拔



亂之功與今日甲兵之盛一戰而敗至於如此况兵力不及於此者乎  
彼豈不知東方有我國哉曾不以爲意者以方致力於中原耳萬一朝  
而得遼東之地則征東之兵夕出雖未得志於遼東亦將由他路泄  
憤於我矣臣以往事考之敵人之侵疆也初則守鴨綠之險中則遏  
安州平壤之衝終則立呂嶺之柵以呂嶺爲關則無及矣彼旣越長城  
之險入皇城之側何難於渡鴨綠而至畿甸哉况九察滿住構釁有年  
亦必欲假其威力以逞其志也邊釁一開則生民之禍不可勝言疆域  
之事雖不必在於朝夕實自今日始也議者必謂敵若侵陵甲辭厚幣  
可免一時之患臣觀前朝事元之後撤禮塔車羅大共茶丘侵暴之兵  
無歲無之是不可以禮信相待者也若我兵力不足則達達豈愛我者  
哉不得已從權修好須一大勝而後可也彼知我兵力可以相抗然後  
未敢輕易與師而封疆可守前朝之於遼金是也然則和與戰皆不可  
不用其兵也故臣敢以選將卒儲糧餉備器械繕城堡爲當今之急務  
二曰選士卒蓋士卒國之爪牙也前朝置四十二都府養精兵十二萬  
故能雄視隣國雖遼金迭入於中國根據於門庭而莫之犯且唐太宗  
之伐高句麗延壽惠真率精兵十五萬以赴之高麗太祖之平百濟亦



用精兵十一萬至定宗時聞契丹之謀抄兵三十萬號曰光軍以至康  
兆之拒契丹以三十萬姜邯贊之敗契丹以二十萬尹瓘之平女真以  
十七萬辛丑之定紅賊以二十萬今兵數除京中侍衛軍士外兵僅十  
餘萬而船軍一分也侍衛鎮軍守城一分也烟戶雜色一分也船軍則  
不可他使亦不可用雜色則或官戶或鄉吏或賤隸皆烟戶執事之人  
但侍衛鎮軍數萬騎可調發爲兵者也此則軍額雖存而正兵無多言  
之可謂寒心此無他戶口之法不明而人多漏籍又諸色雜役人不隸  
軍目者多也昔唐將之平百濟高句麗得戶各不下七十萬而新羅之  
數不與焉我大明高皇帝亦曰汝國東西一千四五百里南北一千  
二三百里其間七十萬戶戶各三丁凡二百一十餘萬人此聖人明見  
萬里之言也我本朝據統三之業得休養之久而戶數不過數十萬此  
豈非戶口之法不明而兵數不古若者乎然戶口之不明在於立法之  
不嚴守令之不盡心且狃於治安而不素爲區處故也臣聞下三道騎  
船鎮軍侍衛牌雖名三四丁爲一兵餘丁甚多又書負日守其數無限  
至於沿海州郡富強之戶公私賤口及良人之逃役者不知幾千是軍  
籍之所由減也夫有邊耗則中外騷然稍無聲息則曾不爲慮是不可



以謂無事而不爲以謂民勞而不爲亦不可也若臨時爲之則人心驚動處置失宜逃散者必多且何時鍊而爲兵乎所謂農畝之氓市井之徒亂我行陳敗我大事徒費糧餉而已若止發舊額則兵不多并烟戶加抄則兵不精假如烟戶皆爲兵而從役則何人趨南畝何人爲轉輸何人備器械何人繕城堡而守之乎是尤不可也莫若以烟戶雜色爲守城而盡發良民爲兵也其抄之之術令京中漢城府四部外方監司守令乃於大小各戶嚴立期限更定什伍之制戶口之法五家爲小統十家爲一統每戶察戶口之有無戶口察丁口之脫漏如是而漏一丁者勿論京外尊卑貴賤三切隣及監考勸農管領並定入居漏一家者五家及上項人等亦並入居其匿公私賤口逃役良民者亦如之又行鋪牌之法令中外大小人年十五以上皆帶之仍令外方監司守令京中司憲府漢城府考察僞造及私相假借者以僞造印信律科罪凡國人無戶口號牌者公私賤口於兩界殘亡官奴婢定屬百姓及兩班於兩界極邊充軍仍許陳告以犯人田產充賞先以此意曉諭中外果斷行之則漏丁庶幾盡出而無隱矣或云入居之法太重不可行也然臣以謂立法不可不嚴逃匿人戶當今之大弊也入居之事常情之所共惡者也欲



去大弊莫如以所惡之事制之既知入居爲可惡則亦不敢以匿國民  
矣知而犯之則所謂適逃主也罪之何恕哉嚴立禁令非馭世常經所  
以欲人之不犯也此法之行其利有三良民盡出則軍額足公賤盡出  
則公室足私賤盡出則士大夫足矣於是外方則受田有蔭人及前銜  
品官東班六品西班四品以上與文武科出身生員進士教道等戶稱  
守城衛鄉吏驛子津干牧子稱守城軍此外上自品官子弟年壯生徒  
下至白丁良民皆抄爲軍擇強壯者爲之戶首又烟戶雜色既稱守城  
戶矣前日良人之爲守城軍者額數不多別無定役並罷之分屬騎船  
鎮軍書頁日守亦皆差等定額以此更加選擇得侍衛牌三萬鎮軍三  
萬船軍六萬其餘雜色軍亦可得五六萬戶矣京中則文武百官受田  
有蔭成衆愛馬前銜各品生員進士等戶稱都城衛各司吏典諸色匠  
人公私賤口等雜戶稱都城軍此外閑良子弟年壯生徒皆抄爲兵又  
軍京侍衛牌無受田牌分屬甲士防牌忠順衛之有武才者移屬內禁  
別侍衛以補充軍爲自隸自隸爲防牌別軍則銃筒衛代其事矣皆罷  
屬防牌六十又罷差備軍又罷良人之投屬匠人者又罷都府外以防  
牌代巡綽之事司饗忠扈衛各司吏典並減舊額以此更加選擇得內禁



衛三百別侍衛六千甲士九千防牌九千攝六十三千銃筒衛三千如  
是則外兵騎步各六萬京軍騎步各一萬五千騎步相半京外得中而  
合得精兵十五萬矣京外兩班各戶外軍士之無奴婢者甲士則以四  
丁爲一戶侍衛鎮軍船軍以三丁爲一戶防牌六十銃筒衛以二丁爲  
一戶其他烟戶以三丁爲一戶然則無一丁不付於軍籍無一兵單丁而  
立戶因戶皆守城而良民皆從軍矣因改之以羨滿內禁衛曰忠勇衛別侍  
衛曰忠武衛甲士曰武寧衛侍衛牌曰武平衛鎮軍曰鎮邊衛船軍曰  
鎮海軍防牌曰保勝軍攝六十曰保捷軍銃筒衛曰克敵軍近仗曰供  
鶴軍如是則軍誦整齊士氣亦增矣且兵非不足在擇之無遺亦非不  
可精也在教之有素外方鎮軍付鎮兵馬使船軍則萬戶侍衛牌則守  
令各置射場更立約束習射習陣月季節制處置監司考其勤怠而黜  
陟之京中軍士則本訓練觀主之乞南部南大門外東部東大門外  
西部盤松亭中部水口門外各築射場令甲士別侍衛內禁衛番上侍  
衛牌除入番巡綽日外皆令付近習射或習陣考其能否以行賞罰至  
於步兵亦令習杖習陣而入直軍士及忠順忠義衛令鎮撫所依式習  
射儻或邊境有變除船軍六萬以步騎九萬於平安道義州朔州江



界熙川寧邊安州平壤咸吉道會寧鍾城穩城慶源鏡城磨天磨雲嶺  
甲山咸興黃海道巨嶺棘城等處隨宜分置或戰或守臨機決策如此  
則士馬精強戰守有備矣臣聞兵法曰兵不選鋒者比蓋前鋒不可不  
擇也且如兩陣相交勝負未決及至危急之時非先鋒銳卒以鐵騎蹂之  
則不可也周之虎賁宋之背嵬軍金之花帽軍西夏之鐵鷄子是也今內  
禁別侍衛甲士即其選也乞更擇勇敢之士三百人以充內禁衛又當  
行兵之時預選突騎數百人以備先鋒且金人以鐵騎被重鎧分左右翼  
戰酣則用之自起於海上所向無前皆以此取勝蒲曰拐馬名曰長勝  
軍其制度今不可悉考意謂選壯士乘鐵騎持短兵以陷陣也乞司僕  
寺諸貲定九百人平時京外調習馬匹仍以擊刺之法教之或用為先  
鋒或用為遊奕則不必費他兵其馳驅與常人不同可以有功矣三曰  
擇將帥蓋將帥三軍之司命也不可徒取其勇亦不可徒取其以文人而稍知武藝者也前朝多用儒將如姜邯贊金富弼趙冲  
金得培是也若以武臣為將則亦用文臣為副相與文武兼制以  
成其功焉至于衰季一入樞密即拜元帥以致倭寇之侵陵誠可恨已然  
擇將之術必儲之有素擇之至精然後為可今武藝之錄擇將之具也乞



更命議政府兵曹使東班六品西班四品以上及內禁別侍衛甲士牌  
頭外方監司守令水陸將帥萬戶千戶等各舉可爲將帥者三數人悉  
書姓名更加商度一二品得大將十人三四五六品得偏裨一百人衆  
外及成衆衛士草澤之中得將來可用者三百人不以干請而薦之不  
以規避而棄之有才者無一人不錄無才者無一人見容特成將帥錄  
獻于御所政府兵曹各藏一本以備倉卒之用何如且將帥須用有名  
望可以襲服人心者爲之若才堪爲將而屈於下僚者稍優其職秩以  
試其能然爵命已極則亦不可爲使矣今武科講經不限經數優給分  
畫故短於武事者多中焉乞今後只許四書中講一書五經中講一經  
或只講武經七書何如其養之之術依趙宋武學故事亦仍本朝習讀  
之制年四十以下內禁別侍衛甲士中有器識解文字者取自願入學  
訓鍊觀除入番巡綽日外武經習讀其一應條格略做成均館例學官  
則擇精於武經者爲長官以訓誨之四曰儲糧餉古人云雖有十萬之  
師有一日之糧方爲一日之師用兵之道足食爲先兵興之際農事失  
時例多凶荒而漕轉之費亦且不貲誠爲可慮臣愚以爲足食之本在  
於汰冗雜之官停不急之務不奪民力使得力農而已或興水利或行



屯田次也又其次行鬻爵之令而已蓋鬻爵擇工商賤隸外良人咸與平壤以北入粟者拜西班軍職從九品一百石正九品二百石以此爲例從五品九百石正五品一千石原有職者每一百石加一資皆至五品而止其入粟內地者倍其數如二百石陞一資皆不許給祿隨後隨材用之有門望者亦用爲顯官此即得穀之術而非至於窘急則不可爲也五曰備器械臣聞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夫中國之技梧戎馬惟器械之精是賴故唐史記李光弼之能曰光弼施令旌旗精彩一變韓世忠之器械精巧宋史亦羨之我本國軍容甚爲無光器械亦未盡善誠可慮也臣聞倭人以猪皮爲甲堅緻輕便乞中外皆令倣而爲之况猪皮爲易得之物乎鐵甲則依中原例以彩帛爲飾紙甲則令染紅黃青色或用楚人衷甲之意外著方色有文之衣以至兜牟皆令有簷而馬韉之飾亦勿禁青紅之色予以眩耀敵人之目予以壯我三軍之氣又弩矢者歷代中國之長技也所謂萬弩俱發者此也而宋有九牛弩床子弩等制新羅之弩亦至於一千步唐帝徵之終不盡技自前朝之末始無聞焉乞詳考古制問諸中國以爲軍陳之用且守城之具在所當備而攻城之具亦所不廢雖不出疆以行兵萬一賊兵突入盜



據邊城如前朝江東之賊則將何以攻之乎古史云東人善守城而允  
守禦器械一無所傳如雲梯鵝車徑載於前史而目未嘗覩非細故也  
願詳考古制問之中原令中外城子製造分置六曰繕城堡定關防蓋  
郡鎮者國家之藩籬也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宋有要郡次要郡之分  
我東方山川險阻縣鎮相望誠能講之於無事之時而處置合宜則敵  
雖欲舍之而深入且慮其擬其後也若處置疎虞則恐或為敵人之資  
耳今公邊州郡國家已分其緊慢然全以邊地為緊故臣今并論內地  
而濫進臆議焉咸吉道會寧是允察舊居鍾城穩城慶源并江邊鏡城  
有龍城之阨利城有磨雲嶺端川有磨天嶺甲山斗入西北隅咸興有  
咸關嶺又一道根本為緊吉州連東良北北青亦甲山之衝洪原有大  
門嶺定平古關門永興有龍興江德源有鐵關安邊有鐵嶺次之平安  
道義州據鴨綠江朔州賊路平澗江界是江邊巨鎮熙川有狄踰嶺又  
江界賊路寧邊一道重鎮安州有清川江古安北鎮平壤有大同江又  
一道根本為緊間延是賊衝博川有大江成川亦要地次之黃海道黃  
州有棘城瑞興有呂嶺為緊谷山連咸吉道次之江原道淮陽據鐵嶺  
江陵嶺東大府次緊慶尚道金海昌原並對馬之衝為緊尚州嶺南大



牧安東亦重地慶州即高麗東京晉州南道巨邑星州有金鰲山城次  
 之全羅道全州南道要衝南原雲峯之衝羅州南方大牧次緊忠清道  
 忠州漕運之會公州有錦江次緊京城畿京城為緊開城府是前朝故都  
 揚州為後輔廣州有山城水原是南道之衝原平乃臨津之衝江華水  
 路險即前朝江都次之右州鎮關防有緊者有次緊者次緊者姑待豐年其要  
 者已築城子處就加修葺其未築處各其傍近州郡烟戶軍丁擇農隙  
 盡力築之是為民也不可緩也至於南方要郡一時并舉者蓋邊境有  
 事則根本之地尤不可不固况非徒禦敵之術亦聚民之所不可不致慮  
 也又江界棧道巴嶺棘城龍城磨天磨雲咸關鐵嶺等地皆築石堡以  
 為防禦之所又山城依前朝古事按圖籍察形勢分遣臣僚不必遠邑  
 之處或於深遠之地四五郡得一險隘令附近州郡隨宜築之則庶幾  
 緩急之可待而救民於危急之中矣以至京外城門之守津關之禁亦  
 當謹慎不可忽也七曰壯根本蓋京師根本之地也根本之地有所未  
 固則四方之心亦無所依繫夫城郭堅固然後民志有所定而可以死  
 守今京城後山巖石之間所築未能如法無壅城無敵臺倘有賊變將  
 何以守禦乎若待有事而為之則民心必動須及今為之庶幾不駭於



見聞而襟抱永固矣至於民力有餘則中興之城天作之驗也徵京畿  
京城丁夫築之則萬世之利也臣愚又意國家大敵例從西北而來今  
江倉在於江邊是可慮也乞築龍山倉城併西江倉爲一其上流漕運  
乃於豆毛浦作倉收貯仍築城子以護之則軍國之所天者不在空  
地而亦不專在於一處矣又從伐兒峴至于漢江經築城子則縱有敵  
變不得至城東且於藏義之西山谷要害之地亦築行城以爲之防則  
盜賊不敢遽入於後山矣八曰先自治蓋古今天下國家之事莫大於  
自治自治已嚴則雖有外侮不能爲之患矣自治之道無他在不失民  
心而已民心者邦國之本也近日築城之舉未免勞民民心之搖非國  
家之福又待倭之術亦平時之所當講究者也九曰議行城蓋行城之築  
國家之重事也臣聞築城之地西自麟山東至慶興千有餘里每年春  
秋發數萬之丁勞數月之役其所築一舉不過數十里然則雖至數十  
年固不能畢其功也自古及今安有數十年役勞苦之民而無弊者乎  
況城堡雖築一兩輒圯若不修葺與不築無以異也今延袤數千里之  
地將何兵而戍之乎有城而不守則何與於備禦乎况西北面疲於迎  
送困於防戍因之以飢饉而每興是役民多流離閭閻殆空儻邊境有



虞則土兵盡耗將何以處之已勞之民尚未蘇息今天下方始戰爭更  
勞邊鄙之民可乎東北面民力稍厚城基亦減猶云可也然五鎮地勢  
懸遠而會寧鍾城有畜牧之利穩城慶源稱沃饒之鄉慶興有漁鹽之  
利他日邊塵一起則爲狄人必爭之地若賊兵突入或師老莫支無城  
郭則其得與失猶前日也城郭已固而遇此變則豈不爲狄人之資乎  
是尤可慮也然五鎮取舍不可輕議但令都節制使置司鏡城而以扼  
龍城之衝以圖萬全之計可也且行城所以備小敵之具也若大敵分  
道突入則何有於行城亦何有於口子哉不見大敵而先疲於小敵之  
備可乎今以行城爲重而州鎮之城爲輕假使行城易築也行城可倚  
也萬一狄兵越行城而入而內地無堅城則三韓百萬之命將如之何  
臣所陳築城修城之地倍於行城然則臣非徒以役民築城爲非而不  
知國家大計也但以邑城爲急行城爲緩先其急後其緩恐力不暇及  
於行城耳伏望以築行城之力移築州鎮之城生民幸甚國家幸甚且  
以江邊兵少而戍之以南道之兵實之以入居之戶若口子不罷則南  
道之戍不已戍之不已則南道之民無寧日矣乞罷江邊口子及新設  
小邑其軍民兵仗並聚江界等三四要郡而仍以熙川爲重鎮爲之



遠斥候謹烽燧如此則兵全力完處置得宜而爲萬世保國之長策矣  
十曰待倭人蓋去秋對馬倭人索糧不已臣聞之以爲自古皆知北方  
之可慮而予知南賊之爲可畏萬一激怒而並興則濱海數千里農夫  
輟耕士卒奔命其爲糜費豈特百倍於此而已哉國家之待宗氏甚得  
其宜乞仍舊例稍優待之雖有求索之事亦當曲從若以無名歲賜爲  
非則第加其宗貞盛等爵命仍以祿俸與之則名正言順而彼亦無不  
從矣但沿海留浦之倭必爲異時邊境之憂然今日北方有事不可輕  
動至於兵興則盡抄爲軍若効力則國家之利若不用命則處置在吾  
掌握中矣臣更反覆思之築城之弊除則北方之民安矣待倭之道盡  
於南方之民安矣於此選士卒備器械儲糧餉繕城堡擇賢將而付之  
明賞罰以馭之內以壯根本之地外以存事大之體如是則內治之修  
至矣盡矣以我朝數千里山海之險數十萬士卒之力可萬世奄有大  
東矣何畏乎狄人之侵哉不報○壬辰以鄭悰爲順義大夫朴以昌戶  
曹參判奇虔中樞院副使悰率同知中樞忠敬之子也將尚東宮女平  
昌郡主故特授此職○還御景福宮○癸巳禮曹判書許詡啓中國求  
馬二三萬匹我國未能依數進獻而先奏以無馬必以我爲緩弛臣請



先擇肥壯者一百匹奏聞使管押而進仍奏以無馬未能依數且言從此分運續進則朝廷知我國盡力措辦之意 上曰予意亦然豈惟百匹可將五百匹先獻○司憲府啓辨上下定名分專在儀章凡諸服色已曾隨品定制昭示等威紫色則進上及闕內所用外毋得穿著著在令甲今紫色相近深染丐割色難識理朝士公然穿著等威無別僭踰莫甚請自今痛行禁止 上曰去年服色禁章限以今年正月初一日丐割之禁限以何時予下政府議之僉曰可限來月初一日且鞍子龜飛兒堂上官外已曾禁用今也稱爲軟坐兒以青紫斜皮緣邊正似龜飛兒等威無別並令禁止 上曰此事亦於丐割條內並錄禁之○彗星始不見○甲午議政府領議政河演左議政皇甫仁左贊成朴從愚左叅贊鄭奉右叅贊鄭甲孫禮曹判書許詡賀東宮疾瘳 上謂演等曰洪熙元年迎勅時予得疾使世子代之庚戌辛亥年間昌盛之來及年前王武之來亦令世子代之子既有疾世子又未平復欲使世孫迎詔者以爲名分已定且以幼冲行禮雖或差謬彼必不咎然著長闊之衣升降高階萬一違誤悔不可言中國待宗親甚薄其居室高築垣墻若囚牢獄然皇帝有故則必使宗親攝政以至祀天地宗廟杜稷無不攝



行今世運漸不如古君若世子有故大臣不得攝政必令王子攝政攝政尚然况代迎詔勅乎大抵雖美法若一人曲生疑意則衆皆惑之予與東宮俱有疾長孫且幼卿等善議定制毋令取譏於豎儒近日東宮進見於予平地則行步便易至於陞階脚膝無力使臣若於來月入京而東宮體尚平康則出殿庭受詔勅若門外迎命及宴使臣令王子代行如何今欲使禮曹郎廳問諸使臣曰 殿下與世子有疾將使何人代迎詔勅可也然古稱朝鮮禮義之邦不先定儀問之使臣無乃取笑乎演仁曰東宮之疾今雖差愈著朝服迎詔爲難宜令王子代行後日往見使臣于大平館爲便從愚笨甲孫詡曰東宮未得迎詔之意預告使臣若使臣來月入京而東宮得出殿庭受詔門外迎命及宴享則令王子代行亦可 上曰迎詔之儀以前撰儀註待使臣渡江更啟前此講書院請令王世孫代受詔勅豎儒之言指此也初 上敦尚儒術好學不倦始置集賢殿聚文士以充講官每夜三四鼓始就寢遣中官至直廬顧問不絕當直者必終夜正衣冠以待及中年以後連喪二子 昭憲王后又薨佛者始以其說進 上乃崇尚釋教刑建佛堂侍從臺諫儒臣極言其不可 上深惡之屢斥之或曰迂儒或曰豎儒○平安道



都節制使議政府右贊成金宗瑞上言曰臣受命以來沿邊及腹裏州郡徃復巡審民居稀少田野蕪荒問其所由皆曰屢值年險加以邊方戍役之苦遼東迎送之煩築城之役民不聊生流亡相繼以至於此臣所目見果如其言蘇復之由晝夜思之罔知攸濟噓唏嘆息者已有日月矣自古中國有變則其害終及於我國保民之所禦敵之備誠不可緩也豈以民勞而不舉哉然事有先後緩急之序當務其先且急者然後事易成而功易就此誠深思熟慮以圖永久之時也中國號爲我國善守城唐太宗舉天下之兵攻安市城卒不能拔遼聖宗亦以大眾來襲龜州城累月不克乃因內間而獲利然則人民入保大城小堡高堅修築休養士率訓練武藝多畜糧餉此固先且急者也臣巡視沿邊大城小堡已熟義州邑城低微且補以壁城似不牢固臣於前日啓請修之朔州邑城據險以築或有低微處又頽圯處率皆不完坑坎全不修鑿小朔州賊來初程但有木柵而已昌城邑城據險堅築昌州口子雖石堡而低微碧團石堡亦然碧潼邑城據險堅築小波兒木柵不固且大山西臨壓守之爲難阿耳口子雖險不多處暫築以石餘皆不築或塞以石棘山羊會堡與理山邑城高山里堡皆壁城滿浦石堡據險



堅築自義州至滿浦皆大黨賊路上項石築堅實城堡外皆汲汲修築不可少緩臣側聞義州壁城以石改築後連築行城以設關防此策雖善然規模濶大勢難速成且義州近處此邊無石須越江收石力役倍他必動大衆積歲月然後乃就其功臣嘗聞遼聖宗舉大衆由朔州而入蕭遜寧及紅賊皆由朔州以上諸路闖入我境臣以已往大黨出入之路與當今山川形勢量度自朔州至滿浦將八百十餘里之地若不并設關於此地則雖築義州等處以設關防其利恐未盡也今觀已築行城沮濕之處大中流川并築爲難乃塞以荊棘抹木若當冰凍或焚或撤易開賊路不可恃此以爲固也是故臣斷以爲先修大小城堡以固人民入保之所是今日之急務大抵設關之處必須險隘秦之函谷鄭之虎牢是已若平坦濶遠之地難以設關伏望廣採衆論深思熟慮以圖永久之策實國家之利臣遠在邊方未得詳聞朝議妄進在瞽之言罪誠不少然事孰重於此舉而自嫌罪責不披露臣心其罪有重於此謹昧死以聞下議政府政府議啓曰小朔州木柵昌州口子碧團石堡小波兒木柵阿耳口子山羊會堡高山里堡理山邑城大山高險非大敵行兵之路只爲農民僅避鼠竊而設若義州道路平坦不可不設



備故改築邑城及築近地行城已曾定議文移其道不可遽改移赴深  
遠之地以搖民心當先築義州邑城行城且朔州亦是平坦正當賊路  
果如都節制使所啓然力不能贍一時并舉爲難待畢築義州城然後  
爲之 上從之○忠義衛趙璜權睦爭都目睦欲以考講分數合錄元  
仕璜告訴下憲府治之憲府以璜睦躁進貪利互相爭詰以壞士風皆  
越三都目下政府議之僉曰元仕及考講分數憑考叙用已有成法且  
睦初不告訴除越都目璜則宜從憲府之言越三都目仍啓曰忠義衛  
子弟授職不問才品賢否但以報祖父之功耳有志於學者雖無考講  
之法出番之暇有赴成均五部學堂學之者矣且其考講只行於四十  
以下之人其四十以上雖至終身固無授職之時有乘報功之義請革  
考講之法從之○丙申吾都里童所老加茂來獻土物○上謂承政院  
曰今謝恩使以趙瑞安已落點無乃有副使乎都承旨李思拓即令承  
文院考前例有太子時皆有副使 上曰赴京使臣有副使已有格例  
稽考前例責在承文院何不能檢舉至此耶欲推劾如何思哲曰若無  
上教幾誤大事宜下憲府劾之 上又曰事大文書承文院專掌而前  
日易換馬匹布置稽緩至今未送并令推劾○丁酉遣工曹參議南祐



良如京師獻馬五百匹奏曰陪臣金何賫捧到勅諭節該馬二三萬遣人送赴京來欽此臣奉勅以遠激切于懷且自臣祖父及至臣身世蒙列聖恩渥至深至厚矧今聖上軫慮邊備敢不盡心欽依庶効涓埃竊念弊邦比因隣寇構釁邊警不絕實是朝廷所悉十六七年間防禦最緊戍守馬匹間關險阻騎坐馱載踏斃耗損十居六七以至牛馱牛亦多損人自擔負四境隄備多有踈虞即目見在頭畜無幾量度物力雖收拾中外大小軍民有馬之家誠恐未堪依數充辦臣切欲措辦五千匹以進儻有餘力可爲安敢搆辭欺罔聖聰伏望聖慈垂憐○遣禮曹正郎安自立賚迎詔儀注往黃州問禮於使臣○戊戌上于豫移御于興仁門外孝寧大君第世子乘輜隨行諸大君及大小侍衛軍士皆步從遣左叅贊鄭萃左副承旨李季旬設孔雀齋于佛堂都承旨李思拓觀音精勤于興天寺分遣諸臣禱于畿內名山大川神祠佛宇○召府尹朴堧應教金禮蒙修撰柳誠源攷閱方書于內藥房七日○己亥聚僧五十三設救病精勤于時御所禱于宗廟社稷分遣諸臣禱于境內名山大川○教曰予以菲德主乎群生雖夙夜祗懼萬機至煩寧無刑政之失今罹疾疹治療莫効恐有冤枉獲戾天人宜需



至恩用谷嚴譴其除謀叛大逆謀反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外咸有除之敢以宥肯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惟爾刑曹體予至懷曉諭中外○命停白川行幸○庚子遣少尹鄭孝康于龍門山上元寺設救病水陸齋 上欲令寫佛頂心陀難哩使僧徒讀誦右副承旨金院之啓臣有家藏板本即命印之又命副知敦寧姜希顏成均注簿成任金書彌陀觀音等經令都承旨李思拓跋其尾披覽七日闕內皆用素膳○順義大夫鄭悰尚平昌郡主○壬寅 上疾瘳精勤猶不罷仍大作佛事召僧信眉迎入寢內設法待以尊禮○放還移譴及金世敏金鉞等及諸徒流九一百七十餘人李迹許於京畿及外方從便○宣慰使奉憲大夫尹師路復命師路初至平壤適使臣欲往鄉校通事曰此儀賓也 殿下敬使臣特遣宴慰請受宴後往鄉校使臣曰諾仍言曰 殿下之恩感佩無已前此使臣不冠帶至此宴始煇紗帽品帶○安自立回自黃州啓曰使臣見儀注曰好所云王子者世子同母弟乎曰然使臣曰 殿下之疾始於何時曰宿疾又問世子之疾始於何時曰自前月發腫追未差愈使臣曰 殿下與世子皆不迎詔他日還朝廷將何以奏乎若是



則吾將奉詔還歸臣言世子病篤不堪迎詔之狀使臣曰吾等留此雖  
經年待世子病愈然後入京且扶持出迎何如於是上令都承旨李  
思哲往議於政府左議政皇甫仁等曰使臣之言甚合於理世子出殿  
庭迎命甚爲便當上從之遣府尹金河于開城語使臣曰予即位三  
十餘年歷事四帝詔勅之至未嘗不躬親祇受近年以來得患風疾起  
居不便亦朝廷所已悉也今皇帝新登寶位使臣奉詔而來予以宿疾未  
能躬迎固當使世子迎命然世子去年十月十二日腫發背上長周尺  
許廣五六寸許至十二月乃得濃潰瘡根大如手母指者六箇出又  
於十二月十九日腰間發腫其體圓而經五六寸許至今瘡未合口起  
立行步接待賓客醫方所忌生死所關故亦不得令世子迎命事勢至  
此乃欲使次子行禮心懷愧懼今承指揮扶持迎命心甚喜焉前日所  
以不得令世子迎命者須人扶策恐涉違禮爾今聞指揮敢不從之當  
使世子止於闕庭扶持迎命○平安道都觀察使韓確都節制使金宗  
瑞請停行城之役下政府議之但減軍數是歲中國有變赴朝使臣前  
後九六行上朝使臣二行及進獻馬五千匹分運管押平安一道  
民不聊生○癸卯元良哈厚時茂及毛下禮等授副萬戶職○甲辰



命壽春君珖左副承旨李季旬往議于政府曰世子扶持迎詔後未得  
 詣太平館與使臣無相見節次予以為勤政殿東邊設帳幕見使臣行  
 私禮與使臣言曰父王言今日既有大變 聖上新登寶位普天之下  
 一則極悲一則極歡况臣身蒙 列聖羽翼之恩末由圖報今日予心  
 之懷兩大人諒之予以病未出極為無禮長子亦以病未能行禮尤  
 為無禮極為愧恥極為惶懼以此言之何如皇甫仁朴從愚鄭采鄭甲  
 孫曰、上教允當但漢人每與人相接必行茶禮請行茶禮為便從之  
 上又謂承政院曰世子與使臣相接時笏陪雲劍從入手否都承旨李  
 思哲等啓曰東宮儀仗本不得入殿庭只令書筵詹事承旨等官入參  
 ○禮曹定代迎詔勅及賜物儀前一日忠扈衛設帳殿於慕華館西北  
 南向結綵依司立紅門於帳殿之北結綵又於崇禮門及城內街巷景  
 福宮門結綵掖庭署設闕庭於勤政殿正中南向詔勅案及賜物案於闕庭之前  
詔勅案在左  
賜物案在右香案於其南設使者位於香案之東西向開讀案於殿階上近東西向  
 雅樂署展軒懸於殿庭近南北向設協律郎與塵位於西階上雅樂令位於中  
 階俱近西東向典儀設三世子版位於道東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王世子版位東  
 南宗親及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道西如常監察位二於文武班後北向階上典儀位



於中階近東西向階下典儀捧詔官文官四品宣詔官通政堂上官展詔官文官五品

二位於東階下近東西向通贊奉禮郎在南差退又通贊通禮郎位於

西階下近西東向俱北上又於殿階上設捧詔官位於開讀案之北宣

詔官位於捧詔官之南展詔官位於宣詔官之南俱西向其日兵曹設黃

屋龍亭於帳殿正中南向香亭在其南勅諸衛陳前後隊備金鼓黃儀

仗典樂署備鼓樂陳列如常儀奉禮郎設祇迎位於帳殿之南文官在東宗親

及武官在西宗親及百官各具朝服以俟迎引使臣將至奉禮郎分引宗親

及百官俱就祇迎位詔勅至宗親及百官鞠躬迎使者捧詔勅置龍亭中

賜物昇檐者立於帳殿前宗親及百官平身龍亭出上路司香二人內直別監公服挾侍香

亭續上香龍亭南向少駐金鼓甲士在前次百官及宗親乘馬行次黃儀

仗鼓樂次香亭次詔勅龍亭次賜物昇檐持次使者乘馬行迎至景福

宮但下馬宗親及百官由西門入就位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就殿庭拜

位軍士入陳如常番儀仗入陳於闕庭前龍亭由正門入賜物同使者從

入詔勅龍亭至勤政門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祝樂作王世子及

宗親百官迴班鞠躬過則平身北向龍亭升殿使者捧詔勅置於案

賜物亦置於案協律郎跪偃麾俯伏興工鼓樂止使者就位少頃稍前南向立



稱有制典儀曰四拜通贊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王世子及宗親百官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通贊唱跪王世子及宗親百官跪司香二人進香案前跪三上香俯伏興退通贊唱俯伏興平身王世子及宗親百官俯伏興平身捧詔官宣詔官展詔官由西階升捧詔官入詣殿內北向立宣詔官展詔官就位使者詣闕庭前捧詔書授捧詔官捧詔官跪受興由正門出至開讀案授宣詔官宣詔官跪受興以授展詔官展官跪受興對展通贊唱跪王世子及宗親百官皆跪宣詔官宣訖捧詔官捧詔書還跪置於案俯伏興退俱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王世子及宗親百官俯伏興平身通贊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王世子及宗親百官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通贊唱搯笏鞠躬三舞蹈跪三叩頭王世子及宗親百官搯笏鞠躬三舞蹈跪三叩頭通贊唱山呼王世子及宗親百官拱手加額曰萬歲唱山呼曰萬歲再山呼曰萬歲

九呼萬歲樂工軍校齊聲應之

通贊唱出笏俯伏興四拜興平身王世子及宗親百官出

笏俯伏興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副知通禮引王世子由西階升

隨詣闕庭前近南跪副知通禮贊搯笏通贊唱跪宗親百官皆跪使者

捧勅書西向授王世子王世子受勅書授近侍還跪置於案王世子出



笏伏俯興副知通禮引王世子降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宗親百官  
俯伏興平身通贊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王世子及宗親百官鞠躬樂作  
四拜興平身樂止通贊唱禮畢副知通禮引王世子出就幕次通事引  
使者入幕次奉禮郎分引宗親及百官以次出攸司捧詔勅及賜物入  
內使者就大平館百官隨至館與使者行頓首再拜禮○命左議政皇  
甫仁禮曹判書許詡左副承旨李季甸往迎使臣于碧蹄驛○乙巳司  
憲府啓彩棚之時朝士妻妾結浮階觀戲男女族屬混處其中使臣見  
之得無笑乎請禁之不久○遣禮曹正郎安自立于碧蹄驛問使臣曰  
詔書閱讀用漢訓乎鄉訓乎 殿下即位以來皆讀鄉訓唯 康獻恭定  
兩王朝兼讀鄉漢訓今將何如願從使臣指揮使臣曰先讀漢訓次讀  
鄉訓○使臣謂金何曰洪武禮制門外迎詔行五拜扣頭禮今迎詔儀  
只躬身以迎何所據乎何曰考歷代書撰此儀行之已久使臣曰歷代  
之事不如時王之制也於是命李季甸往請使臣曰郊迎五拜之禮當  
矣然藩國儀注門外迎詔無拜禮自 高皇帝頒此書以來我國皆遵此  
禮使臣曰今有此書乎即出示之兩使見訖相目曰我輩只見洪武禮制  
未知有此書甚當甚當但今儀注有鞠躬節次此書所無也季甸曰敬



天子之命未敢立迎更添此鞠躬一節使臣曰所言是也先是遠接使尹炯不問勅書有無上令季甸問之曰前此有賜物則必有勅今未知勅書有無受賜物節次何以為之使臣曰有詔有勅然詔為主季甸曰然則前儀注盡矣使臣曰然金何善華語上甚重之然性浮誇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上嘗問雙聲疊韻不識其體而強以妄語對之考歷代書撰儀注亦臆度而妄言之也○閏月丙午朔翰林侍講倪謙刑科給事中司馬恂來命首陽大君世祖率百官迎于慕華館結綵棚光化門外陳雜戲世子自移御所徑詣景福宮勤政殿庭迎詔其詔曰朕以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大兄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親征勅眇躬率百官居守不意車駕誤陷虜庭我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皇庶長子為皇太子命眇躬輔代拯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惶惶莫之底定今辭上請早定大計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理萬機移命眇躬君臨天下會有使自虜中還者口宣大兄皇帝詔旨宗廟之禮不可以曠朕弟郕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以奉祭祀顧痛恨之方殷豈遵承之遽忍雖避讓而再三俞允莫獲仰惟付托之至重敢以



涼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遣使詣虜問安 上大兄皇  
帝尊彌曰 太上皇帝徐圖迎復為政之道必先正始其以明年為景  
泰元年大赦天下咸與惟新於戲惟敬仁誠可以安宗社惟恭儉勤可  
以惠萬民尚賴宗室叔祖叔父協心藩屏爰監中外文武賢臣同德匡  
輔弘濟重大之艱永隆雍熙之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勅曰爾以王爵  
世守東陲奉藩于朝累修職貢眷茲誠悃良延褒嘉今朕嗣統之初宜  
申播造之令特茲詔示賜以禮物尚益摠忠永固藩屏賜國王粧花絨  
錦明黃一段紅一段青一段藍一段紵絲織金胷背獅子紅一匹織金  
胷背白澤紅一匹織金胷背麒麟青一匹織金胷背麒麟綠一匹暗花  
青一匹暗花綠二匹素紅一匹素青一匹素綠一匹綵絹紅五匹藍五  
匹王妃粧花絨錦明黃一段青一段紵絲織金胷背獅子紅一匹織金  
胷背麒麟青一匹暗花紅一匹暗花綠一匹素綠一匹素青一匹綵絹  
紅三匹藍三匹請詔訖 世子詣勤政殿庭東帳幕行再拜禮世子語使  
臣以代迎詔命之故一如前日所謹倪謙曰 太上皇帝日御經筵臨  
朝視事雖堯舜之君不能過此頃因胡虜犯邊為宗社親征大小臣僚  
力諫止之姦臣宦者王振蒙蔽聖聰矯制不從至居庸關外兵部鄭尚



書翰林曹學士懇請回輦振亦遮蔽不奏時我軍皆欲盡力攻討振戒  
勿與戰賊撓絕我軍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令車駕誤陷皆振所爲也  
朝廷赤振族盡逐胡虜抽四方精兵會于京師以備不虞 皇帝仁明  
英武厚德之至爲 太上皇帝不受賀不御宴今吾等之來 殿下迎  
慰絡繹於道感激則有之公然受宴實愧於心今後不要設宴只是喫  
飯且世子扶病迎詔尤見敬朝廷之意行茶禮罷使臣歸太平館首陽  
大君代行下馬宴鄭麟趾金何爲館伴使臣謂金何曰方今朝廷不設  
宴不聽樂吾等承命而來公然聽樂心有所不安何曰 皇帝新登寶  
位天下同慶且此禮宴用樂何妨使臣曰如此則是失節固不可也  
上命左副承旨李季旬告使臣曰大人却樂之意然矣然 皇帝新登  
之初我國家豈可無樂以待使臣請抑情聽樂使臣曰 皇帝北征未  
還朝廷不用樂吾等聽樂宴會是失臣節季旬又曰大人於路上迎慰  
去樂是矣今日國家慶朝廷新命用樂大人受之亦是也不須固拒謙  
自恂不言恂曰我等聽樂則朝廷聞之以爲何如今若聽樂貴國之志則  
成矣於吾等臣節何遂不聽當宴時設使臣座於北壁首陽大君東壁使  
臣曰吾等豈敢南向乃改座東西相對宴罷禮賓寺去宴卓花草請頭



自徹宴饌使臣怒其去花終夜不徹置之廢上○分遣朝臣頒宥旨于諸道教曰一人御極丕承大統之傳四海爲家導宣同仁之化伏觀欽差侍講倪謙等奉詔到國欽此欽惟 皇帝陛下茂膺景運光宅中區乃於踐祚之初渙發惟新之命謂文軌夙同於華夏而綸綍遂及於遐荒盍體撫綏之仁用布寬大之澤可大宥境內自景泰元年閏正月初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謀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奉天心而育物隆國家永遠之基敷 帝訓以推恩廣海宇治平之福○丁未以疾瘳設報供齋于時御所○命左承旨李宜洽問安于大平館領議政河演亦問安使臣曰昨日宴慰吾等盡醉禮當親謝而未果願以此意啓 殿下倪謙以書畫曆日贈演等每問安必贈之○使臣謂金何曰昨受厚宴今日不必設宴因言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樂云樂云鍾鼓云乎然非此物無以著其誠敬詩曰承筐是將則誠敬因奉筐而見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



不請所與問有餘必曰無將以復進也所謂養口體也昨日宴罷撤去

花草未知將以復進乎如欲復進則宴饌亦得復進也何曰吾所不知

今朝見廳上宴卓尚在始得知之惶恐無地但花草製造精密未易猝

辦為大人製造只有一件後當禮宴不可無花是以撤去使臣曰如此

尚虛文則不要再設又曰吾等所以徹宴卓將欲分諸朋友何曰欲分

諸朋友則願速徹之使臣曰諾謙等儒者也以一花草之故遽發怒色

識者譏之○命首陽大君世祖諱代行翼日宴○禮曹定王子代行宴朝廷

使儀其日迎接都監設正使座於大平館正廳北壁南向副使座於東壁

西向王子座於西壁近南東向俱為漆文倚若正使副使俱南向則設王子座於東壁司尊院設酒

卓於廳內近南北向王子至館入次前一日忠尾衛設於大門外近南時至就見使者出

至正廳西階下使者出正廳各就前立王子由西門入就前揖使者答

揖使者就座王子就座司尊別監一人捧茶甌一人捧茶鍾盤俱入立

於酒卓東鐘者在西差退司饗別座二人捧果盤一人立於正使之右東向一人

立於副使之左北向一人立於王子之右北向司饗提舉以鍾受茶立進于王

茶將至王子起少前立

王子執鍾就正使前進茶正使受鍾權受通事

提舉又以鍾受茶立進于王子王子執鍾就副使前進茶副使受鍾王

子使者亦起坐禮亦同



子少退提舉又以鍾受茶立進于正使正使執鍾就王子前進茶王  
子執鍾通事以權受茶鍾立進于正使正使執鍾使者就座王子就座  
飲訖提舉各進使者及王子前立受鍾俱復於茶盤以出初舉茶訖司  
饗別坐各立進果俱以盤出少頃司尊別監二人分立于酒卓東西又  
別監四人列立于酒卓後樂師帥歌者及琴瑟分東西階升坐於月臺  
上司饗別坐三人各捧果盤分就每位立如茶禮將進果盤樂作司尊  
提舉以盞受酒凡酌酒者別監為之立進于王子王子執盞就正使前揖進第一  
盞酒正使揖執盞與副使揖副使答揖又與王子揖王子答揖還執盞臺  
此後正使飲訖提舉進立受虛盞正使揖王子答揖司饗別坐以果盤  
立進于正使前每當飲訖別坐進果司尊提舉又以盞受酒立進于王子王子執  
盞揖進酒正使答揖執盞飲訖提舉進立受虛盞正使揖王子答揖少  
退立司尊提舉以盞受酒立進于正使正使執盞揖進于王子王子執  
盞與副使揖副使答揖又與正使揖正使答揖還執盞此後王子飲訖  
提舉進立受虛盞王子揖正使答揖提舉又以盞受酒立進于正使正  
使執盞揖進酒王子答揖執盞飲訖提舉進立受虛盞王子揖正使答  
揖正使就座前立王子次與副使行酒與正使禮訖提舉以盞受酒立



進于王子王子執盞揖進于正使正使答揖執盞飲訖提舉進立受虛

盞提舉以盞受酒立進于正使正使執盞揖進于王子王子答揖執盞

飲訖提舉進立受虛盞于子揖正使答揖次與副使行禮如上儀訖使

者就座王子就座樂止司饗提舉二人對舉饌卓將進樂作王子就正

使前進卓提舉助進正使揖王子答揖就副使前進卓如上儀使者及王子果

卓禮實寺先設於座前王子還就座前立司饗提舉二人對舉饌卓以進正使就

王子進卓副使之提舉助進王子揖使者答揖使者就座王子就座樂止

內直別監三人各捧花盤就廳外立樂作二人分就使者前通事進花

一人進王子前進花訖通事內直樂止行酒宗親入立酒卓之東司尊

提舉以盞受酒樂作提舉以盞受宗親宗親執盞此正使前立王子

起揖立進第二盞酒正使答揖執盞宗親仍執盞後做宗親受虛盞正

使揖宗親答揖以盞授提舉提舉又以盞受酒授宗親宗親執盞就正使

前揖進酒正使答揖執盞飲訖宗親受虛盞正使揖宗親答揖以盞授提

舉次就副使及王子前行禮如上儀訖以盞授提舉乃出使者就座王子

就座樂止司饗別坐以空卓置於使者及王子饌卓之右司饗提舉

三人各捧小膳

使者每位三盤

盤

將進樂作王子就正使前進膳提舉助進



正使揖王子答揖就副使前進膳如上儀王子還就座前立提舉一人

奉小膳以進正使就王子前進膳副使從之提舉助進王子揖使者答揖就座

王子就座司饗別座就前立割肉舉箸訖樂止進三盞酒如進第二盞酒

儀宗親以次行酒司饗別座奉湯將進樂作分就每位前立進舉箸訖樂止饋

內頭目及通事其餘頭目饋酒行八遍每行後并如前儀進大膳

于別廳第四盞後饋歌者等如進小膳儀不司饗別坐三人各捧果盤就每位前將進果盤樂作王

子行酒如第一盞儀准不行酒畢樂止王子出宗親宴朝廷使儀其日

迎接都監設正使座於大平館正廳此壁南向副使座於東壁西向宗

親座於西壁東向俱為漆交倚大君在前諸君差後若正設酒卓於廳

內近南北向宗親至館八次前一日忠扈衛設次於大門外近南時至就見使者出至正

廳西階下使者出正廳各就座前立宗親由西門入就前揖使者答揖

使者就座宗親就座司尊別監二人分立於酒卓東西別監四人列立

于酒卓後典樂率歌者及琴瑟分東西階升於月臺上司饗別坐及別

侍衛各捧果盤分就每位立樂作司尊別監以盞受酒九酌酒為之立進

于為首宗親為首宗親執盞就正使前揖進第一盞酒正使答揖執盞

與副使揖副使答揖與宗親揖諸宗親答揖又與為首宗親揖為首宗



親答揖還執盞後做正使飲訖司尊別監進立受虛盞正使揖為首

宗親答揖司饗別監以果盤立進于正使前每當使者飲訖別監坐進果司尊別監

又以盞受酒立進于為首宗親為首宗親執盞揖進酒正使答揖執盞

飲訖司尊別監進立受虛盞正使揖為首宗親為首宗親答揖少退立

司尊別監以盞受酒立進于正使正使執盞揖進于為首宗親為首宗

親答揖執盞與副使揖副使答揖與諸宗親揖諸宗親答揖又與正使

揖正使答揖還執盞後做為宗宗親飲訖司尊別監進立受虛盞為

宗親揖正使答揖別侍衛以果盤立進每當宗親飲訖別侍衛進果司尊別監又

以盞受酒立進于正使正使執盞揖進酒為首宗親答揖執盞飲訖司

尊別監進立受虛盞為宗親首揖正使答揖正使就座前立為首宗親

與副使行酒如正使禮訖副使就座前立司尊別監以盞受酒立進于

為首宗親為首示親執盞揖進酒于宗親宗親當受爵者答揖執盞就

正使前揖正使答揖與副使揖副使答揖又與為首宗親揖為首宗親

答揖宗親飲訖司尊別監進立受虛盞宗親揖為首宗親答揖司尊別

監又以盞受酒立進于為首宗親為首宗親執盞揖進酒宗親當受爵

者答揖執盞飲訖司尊別監進立受虛盞宗親揖為首宗親答揖次與



諸宗親行酒並如上儀訖司尊別監以盞受酒立進于為首宗親為首

宗親執盞揖進于正使正使答揖執盞飲訖司尊別監進立受虛盞正

使揖為首宗親答揖司尊別監立進于正使正使執盞揖進于為首宗

親為首宗親答揖司尊別監立進于正使正使執盞揖進于為首宗親

為首宗親答揖執盞飲訖司尊別監進立受虛盞為首宗親揖正使答

揖次與副使行禮又如上儀訖使者就座宗親就座樂止司饗別坐二

人對舉饌卓將進樂作為首宗親就正使前進卓諸宗親從之司饗別坐助

進正使揖宗親答揖就副使前進卓如上儀訖使者及宗親果卓禮育寺先設於座前宗親果卓兼

設使者就座宗親就座樂止別侍衛各捧花盤就廳外樂作分就使者

及宗親前進花使者前事傳進樂止次宗親進第二盞酒自後宗親以次行酒如第一

盞儀惟不請酒每進酒樂作進訖樂止司饗別坐以空卓各置於使者饌卓之右別侍

衛以空卓各置於宗親卓右司饗別坐二人各捧小膳每位二盤將進樂作

為首宗親就正使前進膳諸宗親從之別坐助進正使揖宗親答揖就副使

前進膳如上儀訖宗親還就座前立別侍衛各捧小膳以進每位一盤正使

就宗親前進膳副使從之別侍衛助進宗親揖使者答揖使者就座宗親就

座司饗別坐分就使者前立割肉別侍衛分就宗親前立割肉舉箸訖樂



止饋饋廳內頭目及通事其餘頭目酒行七遍每行酒並如前儀進大饌

如進小膳儀惟不司饗別坐及別侍衛各捧果盤分就每位立將進果

盤樂作為首宗親行酒如第一盞儀惟不行酒畢樂止宗親出議政府

大曹宴儀同唯執事以知印錄事為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別侍衛

已曾分五番然無都月節次今甲士例正月初一日番上者仕到

二月初十日至計十五日內呈都月五月初十日番上者仕到六月初

十日至計十五日內呈都月九月初十日番上者仕到九月初十日至

計十五日內呈都月叙用從之○戊申遣禮曹參判李還贈貂裘毛冠

靴套護膝襦衣一襲于兩使臣使臣披見曰殿下厚意已悉然未敢受

也邊曰此不是錢貨只要禦寒使臣曰厚意已著何必受之然後知

其誠乎禦寒之具吾等已自賚來矣邊更請曰雖有誠意不因物無因

以著今若不受是棄其誠也往復再三猶不肯許邊曰行者必以盡贈

進禮物其可不受乎古人云苦節不可貞請大人勿却司馬恂笑曰亦

有甘節之語倪謙曰姑置之又以衣靴各贈頭目○倪謙司馬恂謂文

廟讀碑文曰好但登三邁五之語於侯國大過遂入明堂教官及學

生行再拜禮使臣皆各拜館伴鄭麟趾金河與然判李邊假大司成提



學尹祥假司成副提學鄭昌孫陪使臣而坐行茶禮使臣問本國科舉之制何曰以講經爲初場賦表爲中場策問爲終場使臣曰講何書乎何曰四書五經也即還大平館○命直集賢殿成三問應教申叔舟奉禮郎孫壽山問韻書于使臣三問等因館伴以見使臣曰是何官也金何曰皆奉文院官自職則副知承文院事也指壽山曰此通事也鄭麟趾曰小邦遠在海外欲質正音無師可學本國之音初學於雙翼學士翼亦福建州人也使臣曰福建之音正與此國同良以此也何曰此二子欲從大人學正音願大人教之三問叔舟將洪武韻講論良久使臣問科舉之制曰亦有鄉試會試乎答曰悉倣朝廷之制使臣曰爲魁者何以爲黜答曰乙科第一人使臣曰何不稱甲科而稱乙科乎答曰朝廷稱甲科故不敢比擬也使臣曰然○倪謙賦詩一篇贈鄭麟趾麟趾即次韻自是與麟趾三問叔舟倡和無虛日○議政府云曹詣時御所賀上體平復仍啓凡請公事許令臣等直行移今東宮安寧依前申達施行○進慰使李明晨回自京師抄錄詔書以進詔曰朕以眇躬托於億兆臣民之上罔攸治理夙夜匪寧願惟德禮有未敦庸將無以道家國天下蓋德必先於隆孝而禮惟重乎正名帝王所重彝倫斯在况恩施



於已者有莫大宜尊歸於親者無以加義所當然事豈爲過謹上尊聖  
母皇太后曰上聖皇太后生母曰皇太后勉遵辭讓之旨奉遷皇后  
居仁壽宮以竢大兄鑾輿之復進皇太子母周氏爲貴妃示重天下之  
本冊朕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已酉司憲府請停平安道行城  
之築上曰將議諸政府○金何問朝廷廟制使臣曰太祖居中向南左  
昭右穆東西相向當祭之時堂上樂八殿內堂下樂在月臺上初獻官  
以下拜於階下向北而拜何曰聖賢制禮以西爲尊神主之坐必以西  
爲上主祀者向西而拜以此觀之朝廷之制無乃有異乎使臣曰禮者  
緣人情而制欲享父母之靈而不當面行禮向西橫截而拜可乎故我  
高皇帝制禮稱人情而爲之耳何復問社稷之制使臣曰社稷之神亦  
向南獻官行禮亦如廟制鄭麟趾曰康王之誥將冠子遇大功服如之  
何蘇東坡以爲麻冕彤裳可也朱子以爲冠吉禮也以吉服爲之可也  
未知孰是朝廷從何說乎使臣曰從朱子之說何又問曰冠禮自天子  
至于庶人皆爲之乎答曰大夫士庶人二十而冠若親王子諸侯之子  
年未及冠已著衝天冠何用冠禮何又問曰繼曾祖母亦有喪乎使臣  
曰有之何曰大明律無服如之何使臣曰顧不詳察耳必有之也 庚



戎遣左叅贊鄭萃于佛堂都承旨李思哲于興天寺設報供齋○倪謙  
進玉帶一腰珊瑚一枝紗十四匹紵絲四匹瑪瑙條環六箇龍腦龍骨  
等諸般藥材司馬恂進絹十四匹及沈香乳香等物○宗親宴太平館  
使臣坐東宗親坐西宴罷倪謙各贈大君諸君畫梅紙一雙○還給金  
鈿趙順生職牒○辛亥遣朝官行中外諸處報祀祭○議政府率百官  
賀上體平復命除禮○鄭麟趾問使臣曰諸路軍兵皆以內宦掌之  
五軍都督府亦令宦官掌之乎使臣曰不然都督府朝官掌之昔高皇  
帝痛禁內官掌兵至永樂八年始以內官掌諸路之兵○壬子遣兵曹  
叅判趙瑞安刑曹叅判安完慶如京師謝賜綵帛兼賀冊封上聖皇太  
后皇太后皇后又請世子冕服謝表曰天心仁愛庸篤懷綏帝賚便蕃采  
增感激靡粉難報銘佩何忘伏念臣猥以庸資邈居荒服常勤職貢顧  
無補於絲毫明示褒嘉首加恩於筐篚惟茲綵帛之美實分內帑之珍  
矧至臣妻亦蒙睿澤榮非望及喜與愧并茲益度擴包容德敦涵育謂  
弊邦薰陶冶化憐小臣祗服常典遂使微軀獲被殊錫臣徐謹益勵駑  
鈍誓同金石之堅恒祝岡陵願獻乾坤之久方物表曰天貺沓至特荷  
殊榮土宜雖微聊表卑懇謹備白細苧布五十匹黑細麻布一百五十



匹黃花席二十張滿花席二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  
人參二百斤雜色馬二十四匹右件物等產自荒裔製非良工豈充及物  
之儀第修執壤之禮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后中宮禮物白細  
苧布紅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箋曰  
位尊貳極允協輿情息導中宸覃霈海徼佩銘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  
猥以庸資叨守弊服願之絲毫之裨補何期雨露之霑濡星使鼎臨欣  
奉綸音之密勿天施渙渥祇荷宮錦之氤氳惠及寡妻懼騰一國恭惟  
殿下德全仁孝性稟溫文小邦向慕之誠體 聖上懷綏之意遂令駑  
鈍獲被龍光臣謹當倍殫赤心益堅素節載賡歌於重潤恒申祝於千  
齡謹備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  
參五十斤雜色馬四匹隨箋奉進賀表曰孝極尊親詠揚顯冊禮嚴重  
匹仍舉彌文慶洽宗祊歡均普率欽惟聰明時又剛健日新祇奉兩宮  
德教加於四海載崇中壺風化肇於二南茲值禔禮之成益膺純嘏之  
集伏念臣猥將庸質幸際昌辰迹滯青丘雖阻趨踰之列心懸紫闥陪  
伸頌禱之誠方物表冊揚鴻名爰舉禔禮情深喜賀恭展菲儀謹備黃  
紬苧布二十四匹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龍文簾席二張黃花席



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二十張雜色馬二十四右件物等產從  
荒陬製非良匠豈足充旅庭之實聊以效獻芹之誠 上聖皇太后皇  
太后中宮禮物紅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三十匹黃花  
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箋曰銅闈毓德丕贊皇猷  
宮壺定名備舉樽禮歡騰夷夏慶衍宗祊恭惟道協元良心全仁教尊  
爲儲副式昭邦本之隆昵侍耿光常奉天顏之喜屬薦徽猷益擁純禧  
伏念臣幸際昌辰邈居荒服雖阻駁奔之庭列殫燕賀之誠謹備白  
細苧布黑細布各二十四匹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隨箋  
奉進請表曰臣竊惟外國非恃中國之威靈無以令衆庶冠服非受命  
服之寵數無以辨尊卑此誠禮義之所關而理勢之自然者也竊俞小  
邦自箕子受封向慕華夏雖處僻陋之陬久爲寇帶之俗其在高麗之  
時王及世子俱服冕服以臨臣民至洪武二年太祖高皇帝賜恭愍王  
王顥九章冕服逮臣先父恭定王特蒙太宗文皇帝眷遇之隆獲受  
九章冕服至及臣身又蒙 太上皇帝袞冕之錫而世子冕服則未之  
及焉國人閔然以謂臣先父及臣旣皆受九章袞冕之服世子宜受七  
章冕服咸願陳請然臣未敢敷奏羈縻有年矣至正統十一年臣俱辭



上表未蒙明降國人合辭願復陳請臣亦竊念世子爲國儲貳器決庶務而冠服與倍臣相似等威之辨不嚴尊卑之分不明伏聖度廓包荒恩推字小賜以七章冕服俾小邦上下尊卑之序粲然有倫豈唯臣及國人歡欣蹈舞於一時而已哉臣之子子孫孫獲被皇恩於永世而臣之先祖先父亦且感泣於地下矣欽惟臣皇帝陛下仁同一視化隆無外臣猶且不披露心肝以達天聰言臣子有懷必陳之義乎臣衰病日甚餘年無幾終無上達之期也伏惟皇帝陛下矜察焉方物表聖人御天德敦綏遠微臣執壤誠切由中謹備黃細苧布白細苧布各二十四匹黑細麻布五十四匹龍文簾席四張黃花席滿花席滿花方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石燈盞一十事雜色馬二十匹右件物等產自荒陬製匪良匠豈合充庭之實聊修奉幣之儀上聖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太后中宮禮物白細苧布紅細苧布各一十四匹黑細麻布各二十四匹鳳文簾席各二張滿花席雜絲花席各八張箋曰竊惟臣子之於君父有懷必達情之至也竊念小邦欽遇盛朝特被列聖一視之仁屢錫親王九章之服恩至渥也顧惟世子未受冕服之賜冠服之制乃與陪臣相似尊卑無辨一國臣民罔不爲慊此臣所以敢具情由干冒威嚴



而不能自己者也伏惟 皇太子殿下導宣睿澤賜臣世子以七章冕服以副遠人之情不勝至願謹備禮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四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雜色馬四匹隨箋奉進初承文院磨勘方物之數而於 太上皇后無之上召判事金湜校理人壽得禮問其故湜等對曰 太上皇后今未封崇故於賀冊封亦無方物且詔書亦云奉遷 皇后 仁壽宮以此政府議之而廢方物 上曰正統既爲 太上皇帝則其 皇后稱太上皇后固其宜也豈可以未封崇廢禮物乎今 皇帝既尊母爲上聖太后皇太子之母側室也而尚且封崇則其奉遷 皇后居仁壽宮者尊敬之耳其賀冊封則時未封崇不進禮物猶之可也於謝恩無方物不合於禮近日予雖未寧此非煩碎之事何不啓達乎更速議諸政府備方物因謂承政院曰承文官吏固當推劾治罪恐政府引嫌然政府與諸承旨固無嫌焉湜等議諸政府及承文院提調河演皇南仁朴從愚鄭奉以爲 太上皇后宜有禮物鄭麟趾鄭甲孫許詡金聽李邊鄭昌孫以爲正統 皇后時未冊封稱彌無據請問使臣 上從演等議詡更啓曰正統 皇后中國未有尊號我國稱爲太上皇后無乃無所據乎臣恐朝廷以爲如何請問使臣 上



曰中國既稱正統爲 太上皇帝則其后稱 太上皇后乃理事之當  
然豈無據乎令金何問之使臣曰正統皇后稱太上皇后何曰無封崇  
尊號而便稱 太上皇后可乎使臣曰皇帝既稱太上皇帝皇后  
宜稱 太上皇后何曰如遇慶事亦稱太上皇后乎使臣曰然有慶  
事宜有表於是備 上皇后方物乃下混得禮等子義禁府尋釋之又  
令鄭麟趾金何問使臣曰本國 王世子冠服與陪臣無別曾奏請未  
蒙俞允今欲更奏何如倪謙曰朝鮮君臣之分甚明而冠服尚雜於陪  
臣我等於迎詔日見之自有私論我等還朝當與禮部官言之更奏於是  
命製請表時瑞安等已發遣人追授之瑞安與完慶素不相能是行也  
瑞安屢發不遜之言完慶謹避終不與校人多之○移御典籤李野家  
○司馬恂請茶匙二部命與之○鄭麟趾問使臣曰洛陽天下之中故  
曩者中國測日影皆於洛邑爲之今北京定都已久不識當今何處推  
測乎使臣曰北京有占候之法因問曰朝鮮亦有占測乎麟趾曰有之  
東國北極出地上三十八度使臣曰北京北極出地上四十度差二度也  
又曰直指和林省乃四十五六度也麟趾曰一寸差一千里以八尺之  
臬推之故乃八萬里也又問曰東海無潮何也使臣曰不知○癸丑議



政府宴大平館使臣北壁議政在東贊成以下在西是夕使臣至館伴  
廳事鄭麟趾曰王臣下此陋居榮感罔極因相與從容談笑且吟且酌  
倪謙謂麟趾曰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謙仰見月曰行何道乎麟趾  
曰參井兩星間也謙曰疑是井星度也謙等取酒酬酢夜分乃罷○甲  
寅司憲府申曰今以上體平復推恩放金世敏李迹還給金鉞趙順  
生等職牒世敏等罪重不可輕赦請收成命平安道行城及義州邑城  
造築今已定議然此道朝廷使臣及本朝使臣往來不絕又以官馬五  
千匹分運押送其藟豆糗糧牽馬之軍不知有幾騷擾疲弊未有甚於  
今日行城邑城之築一時並舉爲弊不貲今若築此城而能禦大敵則  
須及春時築之可也如其不然則請姑停之如不得已但築一城世子  
曰世敏順生等事因喜慶已下特恩不可輕改若築城國家已議定不  
可中廢也○成三問問使臣曰律文刀奸之意何如司馬恂曰奸夫引  
歸奸女於他人之家者謂之刀奸因言曰律文無夫女和奸杖八十若  
男子妻之有無則莫論也今朝廷以男子有妻而奸他女者杖九十朝  
官犯奸則不問其女有夫無夫皆杖一百三問又問朝廷賀禮時押班  
致辭與讀表孰先孰後答曰先讀表目次讀寧王表而後致辭○司憲



府上疏曰古之爲國者九有興作必先視民生之利病時序之便否而爲之耳平安一道山川險阻壤地磽薄近來連年凶歉公私俱乏築城之勞邊戍之苦無歲無之風飡露宿飢寒迫切賈糴往來牛馬疲弊於道民之勞苦可謂於悒矧今朝廷使臣本國使臣絡繹不絕支持迎送弊倍於前加以易換馬五千匹分運迤送芻豆牽馬之人不知其幾本道丁壯皆赴遼東之行其留在者不過老羸當此之時又驅而往城則臣等竊恐糧盡力窮非惟不堪其役必興樂土之念流移徙兵戶日縮郡縣將至於空虛矣脫有緩急邊將將何卒以禦之 殿下將何術以禦之此臣等所以爲國家慮也若曰今有聲息設險固守不可緩也臣等以爲今日所築盡防賊路則不計民之利病時之便否而爲之猶云可也沿邊數百里要害之處甚多今此一舉必不能盡築矣雖築一二處安能使賊不敢窺覲乎至若義州舊城尚在何必改築臣等反覆籌之時屈舉羸古今所戒休養牲靈以待來年猶未晚也議者曰舉大事不必論小弊臣等以爲城堡有形之險民心無形之險也有形之險智者能謀之無形之險仁者能圖之苟或重困民力而失無形之險則有形之險不足持也臣等識見淺陋處事踈濶其於國家之事緩急輕重



何足以知之然以今歲觀之行城邑城一時俱舉然之時勢而不使驗之  
民心而未安此臣等所以敢進瞽說者也伏望俯循臣等之望亟收是  
命以慰民望○乙卯世子召大司憲李承孫曰 上體雖已平復尚未  
如舊以疏啓達則文辭甚多恐勞 上體當承間以言啓達遂謂承旨  
鄭而漢曰築城之事憲府力言不可何以處之邑城之築最緊若行城  
則可以禦鼠竊狗盜至於大敵豈可以此而禦之乎雖以中國之大長  
城之固不能禦敵姑停行城築邑城何如行城邑城皆停之亦何如亦  
皆不可廢乎而漢曰折木爲藩籬賊不敢入無城而禦敵豈若有城之  
可恃且一年不築則退十年之功臣心以爲不可廢也世子曰往政府  
商議而來而漢往議即還啓曰政府皆以爲築城軍旣已簽發不可中  
止乃召掌令金仲厲曰築城之事政府皆以爲不可停也若等知之且  
欲還其疏都承旨李思拓曰書疏不可還給留置本院從之○使臣求  
贈行詩命文臣製之爲二軸各贈之○命奉憲大夫李祝以 皇帝賜  
物告祭于 輝德殿前二日獻官請執事並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一  
日殿司帥其屬掃除殿之內外設置賜物案於戶外之西內侍捧賜物置於案謁  
者設獻官位於東廊近南西向監察典祀官位於殿門之西北向監察在西



書吏陪其後

謂者贊者贊引位於東階之西俱西向北上告日未行事前宮

闈令整拂 神幄曲祀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奠祝版於 神位之右有

設香爐香合并燭於 神位前次設賜物案次設祭器實饌具設尊於

戶外之左置盞三於尊所即三更三點行刻宮闈令整拂 神

幄祀典官殿司各帥其屬入實饌具畢贊引引監察升自東階點視陳

設前一刻獻官及諸執事具祭服盥洗訖皆就殿門外謂者贊者贊引

先就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贊引引監察典祀官諸執事入就殿

庭拜位重行西上立定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

平身贊引引監察以下各就位宮闈令開匱奉出 神主設於坐覆以

青苧布設几於後謂者引獻官入就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獻

官鞠躬四拜興平身先拜者不拜者大祝捧賜物入置於案謂者引獻官升自

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謂者引獻官入詣

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搢笏執事者一人奉香合一人奉香爐謂者贊

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案奉香在東西向奠爐在執事者以盞授獻官

獻官執盞獻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 神位前謂者贊執笏俯伏興少

退北向跪大祝進 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謂者贊俯伏興平身

退北向跪大祝進 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謂者贊俯伏興平身



引降復位少頃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階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酌酒執事者以盞受酒謁者引獻官入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以盞授獻官獻官執盞以盞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謁者贊執笏俯伏興平身引降復位少頃謁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獻官鞠躬四拜興平身謁者引獻官出贊引引監察典祀官諸執事俱復拜位贊者唱鞠躬四拜興平身監察以下鞠躬四拜興平身贊引以次引出宮闈令納神主如儀謁者贊者贊引就拜位四拜而出內侍徹賜物出大祝捧祝板瘞於坎典祀官殿司各率其屬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丙辰首陽大君代行溫斟宴于太平館及安平大君行酒使臣曰敢請妙筆傳諸中國後大君書數十幅令宗簿判官黃義軒與使臣嘆賞不已曰國朝陳謙以書名天下迺勁精彩殊不及此真得松雪翁之三昧者也各賦詩以謝松雪趙孟頫號也○丁巳六曹宴太平館使臣酒酣曰朝鮮本風景好地願遊南江以瀉客愁又曰朝官何不著曾肯殿下禁之而不為乎答曰固無禁斷之法只習土風因循不用耳宴罷使臣送至大門外見韜軒司馬問曰宰相何獨乘此車而不許我乎請試乘之倪謙遂乘使人輓之至前橋而還○



戊午倪謙問三問曰 殿下之病何證三問曰風證也謙曰 殿下每  
日爲遣宰相問安吾等一不奉問可乎 殿下親兄弟在何處乎曰皆  
居京城又問曰昔箕子封朝鮮所都在何地曰大人道經平壤府是也曰  
有廟否曰廟在城內墳在城西曰過來時無人報我故不曾見也於是  
諭平安監司修治箕子殿及墳墓平壤學堂○成三問等質問韻書至  
茄字使臣曰此國茄結子何似昔張騫使西域得葡萄種至今傳之中  
國吾等亦欲得茄種以傳中國可也又問曰漢江在何許三問曰在城  
底六七里通慶尚全羅忠清三道之關渡也使臣曰此處山水甚奇必  
有可賞之景吾欲往觀之迎接都監以啓 上曰使臣出遊漢江亭宴  
享諸事依前例爲之○上謂承政院曰回賜使臣之物過優則爲後日  
格例不可也若少則與貿易之價有異亦不可也當與金何磨勘價數  
於稅貿易之數參酌商議以啓○已未命都承旨李思招禮曹參判李  
邊問安于使臣曰聞十七日發行請更暫留使臣曰殿下誠意至厚敢  
不從命當於二十日還京○使臣遊漢江命禮曹判書許詡刑曹判書  
趙憲左副承旨李季甸宴慰使臣登樓觀賞歎美酒酣下亭而舟從頭  
上下謂詡曰樂哉樂哉今日則觀此美景明日將遊何處詡曰大人欲



之則亦有勝地吾當陪歸矣謙執季甸手曰有曠百代而相交者况一  
世之交乎極歡日暮乃罷○慶尚道監司報去正月十三日玉浦等處  
海水黃赤而濁人採食紅蛤死者七人乃諭監司曰海水變色古亦  
有之然魚死則曾聞之矣未聞人食而死者也今玉浦海水黃赤採紅  
蛤食者多死若因水赤而死則何假紅蛤而致死乎其處人民但食紅  
蛤而不食他物乎唯食紅蛤者死乎紅蛤本是有毒之物食紅蛤而死  
理或然也然死者多恐亦盡非紅蛤之故也歷問父老以啓○庚申召  
河演皇甫仁朴從愚鄭萃鄭甲孫許詡等曰倭客人丹木銅鐵勿令上  
京留浦貿易予初起意立法無乃有所不可乎前日僉議以爲送縣紬一  
萬匹于浦所貿易而猶不足則轉輸于京皆今公貿易卿等此議美矣  
又禮曹判書以爲交一隣國而不聽其請固不可也遣朝官賫縣紬往  
請之此言亦善然予意以爲國法因客人之請壞之則於史筆何如雖  
然古昔帝王受辱於夷狄者頗多今此倭人不從我國之法強令上京  
豈受辱之比乎且令盡輸二物于京使商賈依公貿易之例貿易則彼  
必以爲國家勒令商賈貿易忿怒必矣何以處之演等啓曰臣等以爲  
今日本國使非三島倭人之例自言朝鮮待我等如三島商倭况今中



國有變我國後門不能忘備又生釁於倭四面受敵之國備禦實難且  
倭素善戰無不一當百尤司畏也而三島之倭有憾於我者亦多古昔  
帝王以皮幣珠玉事戎狄者蓋有之此特商倭懋遷之物耳非關於兩  
國通信之禮也雖從權道固無害於史筆 上曰急送縣紬試觀其勢

若肯受之則加送縣紬如不肯受盡輸其物于京並令公貿易使之知  
京外價數不異則自以為無益後無強請上京者矣 上教允當

○鄭麟趾謂使臣曰在館無聊請明日更遊江上若何昔本國臣權近  
赴朝 高皇帝命賦新都詩近製進曰一水繞南流蕩漾三山鎮北聳

崢嶸漢都形勝盡在此聯 高皇帝稱嘗不置仍賜御製詩小邦至今  
傳誦使臣曰正是山水之奇明日當與宰相偕往矣○辛酉使臣遊加

乙頭峯命兵曹判書閔伸都承旨李思拓往慰之使臣登峯頭觀望此  
景無異赤壁真奇觀也設小酌遂下登舟順流而下觀魚又設小酌至

喜雨亭設宴倪謙謂鄭麟趾曰公昨日所誦權近詩何不掛此亭乎仍  
誦一水繞南三山鎮北之句曰此聯當在此亭日暮極歡而還○議政府據

戶曹呈啓京外蠶室養蠶之法及一年繭絲之數累次受教立法然各  
官守令不肯用心養蠶繭絲之數皆不如法實為不便自今京外蚕



室官吏幾最時以養蚕多少爲之褒貶從之○遣同副承旨鄭而漢于  
義州審定城基使從事官鄭軾金承珪監築之邑城遠築者一千六百  
二十五尺修築者一千一百六十一尺行城自義州城北至于九龍淵長  
六千七百二十尺役其道民六千五百七十人三十日而止○壬戌以  
金文起爲兵曹叅議洪深兼知兵曹事辛處康忠清道兵馬都節制使  
文起女婿李孝敬之子也孝敬素有狂疾其妻恹亂私通弟夫順平君  
群生又通其奴憲府聞而欲劾之因文起事遂寢人謂文起亦通焉○  
癸亥命李學李思祐送回禮麻布二百四十三匹人參一斤于倪謙別  
贈布三十匹人參二十斤石燈蓋二事滿花席五張厚紙六卷謙曰回  
禮之物固當受別贈難以受之邊曰此非珍寶乃土產不貴之物也  
殿下將此祇表誠耳謙曰却之不恭受之亦難又以回禮布三十五匹  
別贈布三十匹人參二十斤石燈蓋二事滿花席五張厚紙六卷贈司  
馬恂恂然變色曰殿下數遺食物又遺筆墨與紙筆紙儒者所用  
吾旣受之今送厚紙石燈蓋等物受之猶可至若席布財貨也不宜受  
固拒入房邊等至房言曰古人必贖行禮也願大人勿却恂曰殿下  
之心厚則厚矣然吾心有所未安吾若受之則朝鮮民物以我爲何如



人也且以何顏見朝廷乎鄭麟趾金河又至曰大人以孟子爲何如人曰古之賢人也麟趾曰孟子以匹夫遊列國藤薛小國也而受兼金百鎰先賢且猶不合於禮而受之乎今日殿下所贈之物比百鎰之金不及蓋萬萬也恂曰是不可同日而語矣孟子當時有戒心故受之耳麟趾曰大人遠行四千里之外何以曰無戒心乎春秋列國朋友相接尚執幣玉况大人以天子之使豈居匹夫之下乎行必以盡之意安在以殿下之贈爲無名而不受吾不知也殿下此舉皆遵古禮而爲之耳過與不及皆非中道願大人徐思之恂曰當與倪先生共議矣遂與謙議使言於麟趾曰吾等未得固辭是乃虛讓也世子遣詹事李嵩以布二十匹厚紙八卷分贈于兩使臣使臣辭蓄再請乃受之○金河謂使臣曰前日告大人以奏請世子冠服之事然言不盡意書事目以呈願大人留意以副一國之望使臣曰諾遂受事目使臣又曰欲於明日詣王府告辭金河曰殿下患風病未得迎詔世子亦以腫疾未得一陪禮宴惶恐之際又致大人勞動大人雖進王宮殿下必不親接世子又未出迎然則殿下之心尤有所未安願大人勿往使臣曰朋友之際尚有辭謝之禮吾等深荷厚意不告辭而行無乃失禮乎何



曰然則大人之意吾將啓聞遂使人啓之 上曰固請使臣令勿詣闕

○首陽大君代行餞宴于大平館酒酣司馬恂歸卧寢房醉而不起通事梅佑請之猶不起倪謙曰此宴與殿下親臨無異醉卧不終禮宴可乎萬一 皇帝賜宴醉卧不起如禮何朝鮮君臣賓主之禮甚嚴吾等以朝廷使臣不可如此失禮也與諸大君諸君酬酢言動不少失儀宴罷謂左副承旨李季甸曰蝨斯羽 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其殿下之謂乎○命宗簿判官黃義軒以大君諸君回禮布十餘匹贈倪謙謝而受之司馬恂無贈物故無回禮使臣嘗以書畫曆日等物分贈諸宰樞及館伴通事等官至是命以人參搨扇油皂等物皆行回禮○甲子命都承旨李思招謂使臣曰聞大人來告辭予與世子俱以病未能接待則空勞往來悔恨不可勝言請勿來使臣曰雖未得見在我之道當往拜辭然更思之進而不得見且 殿下聞吾等至必動念矣不如無往遂不果○倪謙收宴卓花草葺之司馬恂散給諸頭目及通事等又將前日下程食物送迎接都監○使臣求石燈盞命各贈一事 上曰使臣雖得儒名實爲貪者也倪謙多才放曠途中題詠累數十篇聯爲藁榜于大平館壁又書所作登樓賦以掛于樓或者譏其逞才驕矜司



馬恂稍端謹謙等初不受贈遺後乃受之至有求索如此○乙丑倪謙  
司馬恂還京師首陽大君瑒率百官送于慕華館是日朝通事艾儉謂  
使臣曰今日文武群官皆送大人于門外且 王子代 殿下設餞宴  
禮不可便服而往使臣曰吾輩行人雖便服何害於義遂服便服而行  
及餞宴酒酣兩使相目謂首陽大君曰 殿下之病朝廷所共知世子之  
疾吾等到黃州始聞以爲若不親迎雖經年必待病差乃入於是世子  
不得已迎詔其後一不出見世子以千乘國儲如我微末之人其何足  
記乎然輕吾等乃所以輕朝廷是驕傲之心使之然也大君曰兩大人  
還入親見世子之病則可知真僞矣謙等曰病與不病何往見之有大  
君曰病勢至危不得已至此何敢詐稱疾病乎使臣曰然則尚不愧于  
屋漏也大君備陳世子發三腫不能出外之狀使臣稍釋其疑曰聞王  
子之言我心釋然矣大君以此入啓 上驚動命禮曹叅判李邊都承  
旨李思哲追往碧蹄驛告使臣曰今聞兩大人之言惶恐失措予於昔  
日雖遼東指揮千戶賈勅到國必親接盡禮况兩大人奉詔來敢使世子  
稱病不出乎如此則是欺天欺 皇帝又欺兩大人耳予雖寡德旣得  
人君之名何敢忍爲如此姦詐之事乎願大人遣一頭目見世子腫



處可以知矣若不送之一生追恨可勝言哉願大人矜憐使臣曰當初有所疑故言之首陽君已詳言之今又聞兩公之言疑已解矣何必遣頭目乎吾等多言故使殿下動心邊等初至碧蹄京畿監司朴仲林水原府使李禮孫請行酒邊止之曰上教甚急其待臣等必忙是豈行酒之時乎固辭禮孫更請邊怒曰汝誠不知人臣之禮者也遂趣思哲還復命夜已半矣上果不寐待之邊性剛勁雖有偏狹然不義之事不屑爲之人以此多之初上聞詔使之來命思哲及李季甸擬進遠接使思哲等以判書尹炯擬進既而思哲李季甸私相語曰今詔使皆儒林文翰之士遠接使當用文翰大臣判書鄭麟趾可矣商量久之又相謂曰炯亦儒者也且今已定改之爲難遂停其議炯之往也以殿下及世子俱病不出王子代迎之故具載事目使炯言之炯迎自義州終不出口至黃州詔使聞正郎安自立之言然後始知東宮之未出迎而發怒焉前此遠接使仍爲館伴例也炯既失大段節目不宜館待之任故以麟趾代之炯以赦勿問炯雖無應對之才位至大臣猶可知事之緩急而料事如此遂致詔使之怒辱及君上其不可也甚矣思哲李季甸亦深悔其初不精擇而又未能遂其改差之議○世子又未寧分遣



朝官禱于神祠佛宇○命吏曹正郎李永瑞戶曹佐郎李命敏監造印  
經紙于造紙所命敏始以繕工錄事掌土木之役能辦集遂黃緣爲  
上所知不數月起入郎官凡有監督之事必以命敏爲之至是與永瑞奉  
命造紙分左右課其功命敏忌其或加於已瞰永瑞亡杖其工匠又潛  
裂其紙其爲人類此造紙之事都承旨李思哲掌之若議是事則必屏  
人入內承迎 上旨略無諫言又以經龕粧飾下諭書于諸道求漆○  
丙寅召河演皇甫仁南智朴從愚鄭峯鄭甲孫許詡金聽李邊等曰前  
此朝廷才賜我國冠服不考古例一依本國所奏或聽使臣言賜之今  
請世子冕服表稱七章予嘗觀赴京使臣聞見事件其親王世子冠服  
皆稱入章而諸司職掌稱七章今欲改表不言章數而況稱世子冕服  
如此或有賜八章之理或以爲不言章數則或有賜五章之理何以處  
之僉曰依前表勿改從之甲孫清修苦節非其義一介不取當官守法  
屹然不爲權勢所移嘗爲大司憲直言時事面斥同列過失整頓紀  
綱排斥異端僧徒皆不得入京城忤執政者出爲京畿監司爲察贊位  
居下苟有所見不肯苟同群議聽出身譯科以解吏文掌事大文書  
爲上所知累加拔擢○丁卯 上謂議政府曰誠妃雖非正妃然旣得



妃彌其墓立石羊石虎何如政府議曰石羊石虎陵室所立之物不可  
僭用○已巳移御于安崇善第世子以疾仍在李墅家○正朝使權孟  
慶回自京師孟慶所至皆欠廉節嘗節制于慶尚率私妾赴營巡行州  
郡必載行多受贈物若不多則必怒而不受故守令爭相賂遺○庚  
午諭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允壽聞去歲十月間穩城居人因捕魚越江或  
溺水而死或為野人虜殺穩城人兵權之子不知所去權亦病死其越  
江被賊日時及被虜被殺溺死人之數推考以啓○壬申以韓確判中  
樞院事成念祖知中樞院事姜孟卿守司憲執義申自守知司諫院事  
朴以昌為平安道都觀察使河漢判寧邊都護府事朴以寧黃海道兵  
馬都節制使以昌性豁達善恢諧彌稱能吏念祖放蕩無節多受賄賂  
○癸酉司諫院啓朴禮崇嘗竊邊尚會妓妾被獲縛辱失身無節今拜  
監察監察糾察之任不可用如此之人下政府議之竟逆其職○甲戌  
上謂承政院曰以營永膺大君第壞人家甚多今將移御于此繕工提  
調及卿等又以備火請撤旁近人家其家主亦欲徙居此言甚不可也  
自今予無撤去人家之命家主亦無擅自徙居之理但嚴禁火之令而  
已○司憲府啓李迹金世敏李賢老尹培之罪不可蒙赦請收成命又



曰宦官徐盛代崔浥交結大臣蒙蔽聰明世敏賢老等聽宦官之請越法除授竊弄權柄人臣之道莫大於此李迹罵詈祖父之罪亦人子之大惡也皆不可赦 上曰予初疾劇以東宮之請而頒赦其時無一人言其不可者今疾愈矣而始言其不可以爲已愈可以言乎得非無禮乎若等後生不知變通也大司憲大臣也何乃敢爲如此無禮之事乎赦宥非因他事予故也如此來言吾甚軼焉賢老性輕佻險僻惡人勝已粗識古今事變解屬詩文兼通雜術諂付安平大君事之如奴隸人或忤意必浸潤讚之使聞于 上朝士側目畏之以兵曹正郎參詮注多受賄賂門庭如市驕傲之氣見於面目人疾之如仇讎迹曾以罵父移慶源至是以其甥寵僧信眉之請遂赦之○初津寬寺幹事僧覺頓自全羅還告安平大君瑢曰今欲防納草菴羅州等三十餘官皆使他人防納不許大君以啓 上怒下其官正朝進奉鄉吏于義禁府鞠之皆服欲罪守令以事在赦前只令降資左承旨李宜洽右副承旨李季甸等啓信者人君之大寶也今再經大赦之後以草菴防納之故守令並皆降資於人君示信之道何如 上曰降資之法前所未有似若有弊並今罷職何如其議于政府竟皆罷職覺頓往來諸道作弊甚鉅



其在全羅擅杖人吏允出入必使人喝道如奉使朝官守令皆畏縮以至  
監司亦設宴慰之又常出入承政院睨視朝士其詣諸司必賜坐禮貌  
後草菴價米百石私自盜用然竟免罪焉○二月戊寅賜時御所旁近  
人年七十歲以上者酒果○己卯 上移御永膺大君第世子自李暨  
家亦移焉○庚辰命鄭萃許詡閱伸李思哲往真觀寺水陸社萃疏通  
有宰相器局能斷大事爲 上所委任爲繕工提調掌土木之事允所  
創建務爲壯麗佛堂之役萃與伸董之萃著短衣手執杖指揮工匠  
見者憤其失大臣體貌○禁中外用酒○辛巳領議政河演左贊成朴  
從愚左叅贊鄭萃議啓今平安道疲弊金宗瑞多率軍士不宜久留召  
還爲便監司仍前兼都節制使允干軍政監司總之防戍諸事朔州江  
界節制使掌之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右叅贊鄭甲孫以爲平安  
道如有大變則當別遣京元帥矣常時仍禦朔州江界節制使必報監  
司而後爲之則必致稽緩依慶尚道例江界朔州各置都節制使監司  
勿兼都節制爲便翼日更召演等問之皆如前言但演以爲寧邊府使  
勿遣堂上官以三品以下授之仁以爲華寧邊以其奴婢分屬江界朔  
州 上曰左議政之言善矣然後日必有因事變更之時姑從領議政



之議遂以平安道都觀察使朴以昌兼兵馬都節制使○癸未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允壽啓訓春住兀良哈所者介率居唐人萬朱言去歲十月穩城於厚大江越邊住兀良哈護軍巨乙其大及其婿於赤乃等嘗怨本國刷還被虜人物及穩城人民越江捕魚巨乙其大等射中九人一人即死七人溺江而死一人奔竄以還又訓春兀良哈伊何所亦言巨乙其大率具州丐知介射殺穩城人之捕魚者穩城府使洪益誠判官全鏤違禁抄禁越江捕魚死者至數人且吳權子得之越江而死巧飾以爲病死於城中又誘野人取招曰吾所捕魚之處固無本國人往來者飾詐呈報罪莫甚焉已報監司推劾上項巨乙其大常受賞賜以至授職國恩固極而敢與深處丐知介結黨作惡伺隙害民外若歸順而心實難測其殺虜之數窮極推鞠下政府議之僉曰此是邊境大事不可以赦前而勿論遣朝官鞠之上從之尋謂政府曰前此朴以寧爲慶源節制使適出巡行營其鎮撫金呂之等九人越江捕魚被虜於丐知介以赦前不論例皆如此勿鞠何如必遣官乎僉曰以寧當其時不在呂之等擅越江與此不同不可不鞠乃遣判承文院事朴仲孫鞠之上謂仲孫曰巨乙其大當執致囚問然其執之也或戮軍單弱或漏



洩事機以致逃亡則所係非輕與都節制使同議施行仲孫啓穩城府使判官之罪辭證明白而若固拒不服則請加拷訊從之○甲申以疾瘳分遣朝臣報祀于神祠佛宇○禮曹參議閔恭致書對馬州宗貞盛曰全羅道順天府人鄭得希等五名去歲冬捕魚海中忽遇風漂流其父母妻子日夜號哭想漂至貴境或隣近諸島異足下盡力刷還幸甚○乙酉遣左叅贊鄭峯于全羅道印田案先是憲府請停奉行下政府議之領議政河演右叅判鄭甲孫以爲田案大事也以未成之書收稅則恐吏緣爲姦宜遣大臣印之左議政皇甫仁右議政南智左贊成朴從愚曰宜從憲府之請勿遣爲便 上從仁等議演更請曰印田案暫時事須及農務未興之前遣大臣印之 上乃從之時全羅道數十官一時皆適加以監鍊焰焯別監舉道騷然演以田制都提調不計民弊固請遣之○丙戌諭平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率軍士上來○傳旨宗簿寺飲瑞山尹譙酒者論以制書有違見飲酒而不啓者論以應奏不奏譙讓寧大君提之子見奪愛妾於父得心疾使酒屢殺人故有是命○戊子禮曹叅判李邊答書塔山衛指揮使曰遣親男報聲息蕪進禮物 殿下嘉之特賜白細苧布黑細麻布青縣布紅縣布各二匹惟照



領○己丑議政府六曹請 上體會已平善欲進豐呈以東宮未寧未  
即請進今東宮亦平善請進豐呈 上曰東宮雖已平復然昨日瘡根  
始出二十日後更消日以啟○司憲府啓南原繁劇之地今權享年過  
六十又重聽未堪其任請改之承重嫡孫父亡則必服繼祖母之喪著  
在令甲今申士廉安拓石俱以嫡孫繼祖母死而拓石服喪百日後釋  
服拜茂珍郡事士廉不服一日臣等欲覈之問於禮曹禮曹荅曰此法  
已立於宣德九年但欲質問中國然後爲定故時未行之耳臣等以爲  
允士夫娶二妻者皆附于廟則神主旁題必書曰孝孫而不行喪可乎  
上曰予將議之因謂承政院曰士廉拓石之不服喪以法制未定故也  
已質問中朝而時未定制乎時未質問而未得定制乎令禮曹稽古以  
啓○上謂同副承旨鄭而漢曰接待倭野人所係匪輕忸於平安歲久  
日深允事恐或至於緩弛當謹慎常如一日毋或少弛即命禮兵曹當  
該官戒飭之前此 上體未盡平善承政院不啓事事多留滯至是始  
啓事裁決庶務處之如流皆極其精無異平日至夜二鼓復不豫○庚  
寅聚僧五十于時御所設救病精勤○分遣諸臣禱于 宗廟社稷及  
名山大川神祠佛宇議政府六曹會直世子命內醫允進藥必議諸政



府然後湯進○蕪詹事李思拓祇奉徽旨 主上殿下偶失節宣復罹疾疹既醫療之莫效茲憂懼之益深宜霈洪恩以迓天休自景泰元年二月十五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宥除之敢以有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惟爾刑曹體予至懷曉諭中外○辛卯日本國使僧敬楞來其書曰日本國源義成拜覆朝鮮國王殿下貴國自修隣好以來華席良藥等從貴國無時不來加之佛教東漸白馬蹄不及茲方也教法流通自貴國然則止惡防非人皆守佛制無非貴國之善功也爰有神祠靈威國人所崇重欲以法寶酬靈貺也大藏經一部附回舶寄來非唯貴國至治餘慶遠及吾國神祠更須達國人之願望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采納為幸別幅鎧一領黑漆鞘柄大刀一十柄練緯絹一十段塗金屏風一雙銅鈹并提子各十一筒紺青一筋綠青一筋赤銅三百筋○上病劇停精勤○壬辰 上薨于永膺大君第東別宮初治永膺大君第命別建一宮于第東以備移御之所上聰明睿智仁孝英斷自在閤好學忘倦手不釋卷嘗違豫數月亦讀書不輟 太宗憂之命收書籍以藏間有一書尚遺日誦不已蓋其天



性如是及即位每日四夜求衣平明受朝次視事次輪對次經筵未嘗少懈又始置集賢殿選文士備顧問覽觀書史樂而不厭秘籍遺文一御不忘考覈證援勵精圖治終始如一文武之政畢舉禮樂之文俱興如鍾律曆象之法皆東方前古所未知而皆自 上設之敦睦九族友愛二兄人無間言使臣以禮從諫弗拂事大以誠交隣以信明乎人倫察乎庶物南北賓服四境按堵民樂生生者凡三十餘年聖德巍巍人不能名時稱海東堯舜晚年雖或有以佛事言者未嘗一燒香禮佛終始以正云○丁酉遣知中樞院事李渲等如京師告計請諡議政府撰行實申禮部曰國王姓李氏名洵字元正 恭定王第三子也 母妃閔氏以洪武三十年四月十日生及長封忠寧君天資英睿深沉重厚好學不倦嘗有疾讀書猶不輟 恭定王嘆曰忠寧君好學真天性也永樂十六年六月世子禔失德見廢國人以 王賢於諸子請立爲後 恭定王從之以聞于朝尋以老病奏請傳位于 王十七年六月 太宗文皇帝遣太監黃儼賫勅賜 恭定王宴勅曰王至誠篤厚祗事朝廷一德一心始終不怠比以第三子孝悌力學可以繼承宗祀主宰國入且自陳年老不克任事請襲以位朕惟王識見明達特允所請夫繼



世在於有後而傳序在於得人今王能嗣承先業恪守藩服而又能簡  
賢命德俾宗祀有托以副國人之所望良用嘉悅不惟王一家之慶且  
為王一國之人慶也又勅王曰爾父諱篤厚老成能祇敬天道恭事  
朝廷為一國之人造福忠順之誠愈久不替比者以爾孝悌力學可以  
繼承宗祀主宰國人請襲以位特允所請以爾為朝鮮國王爾尚念傳  
序之不易思爵祿之匪輕孝以事親忠以事上敬謹天道以福一國之  
人則天心悅鑑俾爾長享富貴延及爾之子子孫孫世享其慶而一國  
之人亦永享其慶至今特賜爾宴享爾其體朕至懷十九年八月帝  
將北征勅進土馬王即選馬萬匹以助軍用帝勅書褒美仍賜銀幣  
太宗文皇帝昇遐仁宗昭皇帝登極王遣使奉表稱賀帝遣內  
官尹鳳褒獎忠懇錫以綵幣宣宗章皇帝登極宣德元年正月初王  
曰朕恭膺天命嗣承寶位王屢遣使奉表及方物來覲具見至誠茲遣  
尹鳳等往賜王及王妃彩幣是年十月又賜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通  
鑑綱目二年三月帝遣太監昌盛等賜王及王妃銀幣三年五月  
帝遣弓成等賜磁器四年三月賜銀幣磁器九月勅曰王聰明特達恭  
事朝廷足見王之至誠朕深嘉悅茲遣內官金滿賚勅諭王特賜王磁



器十五卓是年王以歲貢金銀非本國所產遣親弟恭寧君昶具表陳請帝優禮待昶賞賜甚厚許免金銀但令以土物效誠又勅曰自今朝廷所遣人等至王國中王但以禮待之母贈遺以物王父子敬事朝廷多歷年歲愈久愈篤朕所深知非左右近習所能間也五年五月勅曰王事大之心篤於誠敬洊歷年歲弗懈益隆眷王之賢良重嘉悅今特遣中官昌盛等齎朕所御寶裝條環及刀劍銀幣諸物賜王用示褒嘉十月勅曰王至誠端恪敬事朝廷朕用嘉悅今使臣回特勅獎諭七年三月勅曰王之恭事朝廷恪共乃職朕已具悉茲特遣昌盛等賜王綵幣八月勅曰王恭事朝廷可為卓然賢王者矣肆朝廷待王亦前後一誠先是婆猪江等處野人李滿任等與楊木荅兀結黨虜掠遼東開原等處軍民被虜者不勝艱苦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後逃至我國者五百六十餘名王悉皆解送京師野人因此含憤侵擾北邊賊四百餘騎突入邊郡殺害軍民劫奪牛馬又數使人恐嚇窺伺邊郡八年四月邊將哨探賊蹤李滿任等力窮逃竄稍擒獲尋奉勅諭悉還王欽依即將百四十餘名及家財奇零等物並皆送還九月帝賜綵幣十一月賜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十年宣宗皇帝昇遐二月



太上皇帝登極遣兵部郎中李約等賜紵絲錦段十一月賜音注資治通鑑正統三年八月賜遠遊冠服六年三月勅曰朝鮮自王之祖考暨王事我 祖宗以至于今數十年間恭謹之誠久而益篤朝廷禮待素加常等十一月 帝以王有宿疾賜醫方并該用藥料七年五月達達使人賚書至我北鄙邊將語之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大明 皇帝統一天下汝何發不道之言乎遂拒不納 王馳走京師 皇帝勅曰得奏知力拒達達事良用嘉悅王之忠誠朕所素知初非待今之奏也特賜王綺幣表裏九年二月勅曰朕承大統王克紹先志朝貢以時允所諭邊事悉能遵奉罔有違怠王其賢哉特賜土冠服以表眷遇之意先是對馬一歧等島賊倭侵擾 上國沿海之地又犯我南邊邊將擒捕之其逃還本島者王使人諭其島主島主不敢隱悉皆捕送 王以賊抄掠上國干犯天誅未敢擅便即將失刺沙也門等六十名械獻京師四月 皇帝勅曰王嗣國東藩保障邊境克體爾先王敬天事大之心秉恭摠誠久而彌篤肆朝廷加恩眷待不替益隆可謂君臣一心終始靡間者矣茲復械送犯邊倭賊足見王遵奉朝命體國安民之意亦以見守邊得人而有禦暴之功朕深嘉之特賜王綵幣表裏用答王之



忠誠十年正月又械獻賊倭于京師 皇帝勅曰世守東陞奉職據誠  
益勤靡懈肆朝廷嘉善重賢禮遇優加所謂德厚者寵榮王其有焉曩  
者倭賊出沒為盜王已生擒賊徒解來今復獲其餘黨解送至京益見  
王忠誠衛國之心彌久彌篤良用嘉悅特賜勅用致褒美之意十三年  
正月勅曰王世居東藩敬天事大克修職貢愈久愈虔特賜王綵幣表  
裏十四年冬 王聞今 上皇帝陛下登極即遣人奉表稱賀 皇帝  
頒詔天下爰命侍講倪謙等賜勅云爾以王爵世守東陞奉藩于朝累  
修職貢眷茲誠悃良足褒嘉今朕嗣統之初宜申播告之令特茲詔示  
賜以禮物尚益摠忠永固藩屏景泰元年二月十七日壬辰以疾薨于  
正寢享年五十四在位三十三年歷事五朝忠義精誠出於至誠允進  
獻文書方物莫不親自監進特被列聖寵眷錫賚之繁褒美之數古今  
所罕 王自少有潛德 恭定王甚奇愛之有大事必召 王斷決以  
試之無不當理國人屬望及嗣位 恭定王以為付托得人 王每進  
見 恭定王喜極至於淚下者數矣性至孝雖政務煩劇未嘗一廢定  
省行喪三年哀毀盡禮於兄弟之間克篤友愛初 恭定王故前世子  
提子外 恭定王薨 王以為兄年齒既多必無少年氣習召還京第



日與親接無少嫌間群臣雖堅執以爲不可王皆不聽事二兄必盡情禮待諸弟亦極恩愛至於宗室諸親亦數數召見置酒以成歡洽其疏遠在外閑居者亦復戶蠲稅始設宗學凡屬宗籍皆令受學待妃妾嚴其名分盡其雍睦家道克正無有閒言有子十八嫡庶之間儀章息數悉有等差教以義方皆好學達理無有驕傲奢侈之習王每日四鼓而起平明受群臣朝然後視事處決庶政然後聽輪對咨訪治道引見守令拜辭者面諭恤刑愛民之意然後臨經筵潛心聖學講論古今然後入內燕坐讀書手不釋卷夜分乃寢於書無所不讀凡一經耳目終身不忘而其讀經書則必過百遍子史則必過三十遍精研性理博通古今設集賢殿聚儒士以備顧問又裒集古今忠臣孝子烈女事迹圖形紀傳係以詩讚名曰三綱行實頒諸中外至於窮村僻巷兒童婦女莫不觀省又自熙周之初迄于今以及吾東方允治亂興亡可法可戒之事廣搜該載共百五十卷名曰治平要覽至於音律天文皆所洞曉禮遇臣下終王之世士大夫無遭刑戮者須小事必與大臣謀議而後行故未有過與矣慮遷秩無常人或有僥倖之望詳著銓注之法而其賢能才行者則不次擢拔用人平允慮經界不正收稅不中因地



膏墻年歲豐歉分其等第制度甚詳慮五禮未備參酌古今制爲定禮  
風俗歸正老人自一百歲以上者歲首賜米月致酒肉八十以上者賜  
爵有差每仲秋男則王親臨婦女則王妃親引以賜宴在州郡者  
則守令餉之定爲永法又謂安不忘危嚴立選用將卒之制集古今用  
兵事跡質以武經名曰歷代兵要以將鑑博義只著論議增入本傳事  
跡以教將士增修戰艦以習水戰擇要害之地多設城堡以備不虞本  
國古界北過豆滿江至高麗表季沿邊之地悉爲雜種野人所據王  
始設諸鎮以復舊疆野人倭奴接待得宜四境無警大小刑罰克用慎  
恤戒飭官吏雖一笞一杖皆用朝廷律文切禁枉濫明載教令頒諸境  
內掛之廳壁常加警省至於狴獄作圖以示中外依圖營構寒暑異處  
周恤甚備無有橫罹瘦病者矣以至戒酒勸農亦莫不作書以諭官吏  
焉王仁明剛斷孝悌勤儉事大至誠事親盡孝敦睦九族信嘗必罰  
任賢使能事必帥古制度明備綱舉目張島倭野人畏威懷德三十餘  
年之間民不見兵按堵樂業文教大興蔚然可觀薨逝之日遠邇莫不  
涕泣焉○甲子上尊諡曰英文睿武仁聖明孝大王廟號世宗其  
謚冊曰孤哀子嗣王臣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天地大德雖莫罄於形



言臣子至情惟用切於顯美祇率常憲式薦微稱恭惟 皇考大王齊  
聖廣淵聰明睿智終始典學克濟出治之源宵旰勵精恢張為政之目  
崇儒興化劬農恤刑致尊祖敬宗之誠盡事大交隣之道九族悉均於  
敦叙兆民咸囿於雍熙禮備樂和文治光于日月邇安遠肅武威振乎  
風霆殊邦馭畏愛之忱上國加褒眷之寵貞符屢應頌聲交騰繫三紀  
大平之隆亮千載難遭之幸方仰父臨於萬歲豈意天崩於一朝永懷  
付昇之艱不勝號擗之痛庸舉追崇之典少申哀慕之心謹奉玉冊上  
尊諡曰 英文睿武仁聖明孝大王廟號曰 世宗仰惟 懿靈俯垂  
冲鑿延膺顯冊世享不朽之鴻名申錫純禧默贊無窮之寶祚謹言六  
月甲申葬 英陵其哀冊曰龍攢撤帝屨輅戒朝縞締霜回彤旌雲引  
徇紫殿之崢嶸縹玄臺之黤黯酸風號兮萬井聲悲淡霧橫兮兩儀  
色慘 聖上采塋擗地之哀永軫終天之懔渺真遊兮莫攀仰徽猷兮尚  
範降睿綍於金鑾揚景燦於翠琰其詞曰龔惟 世宗聖乃天生聰明  
典學仁孝存誠主器不易前星未明特升儲位允叶輿情比御宸辰益  
勵寅恭神機電斷大智天通裁決師古疇咨用中作樂定禮在衡釐工  
經文緯武旌能簡功正界均賦輕繇薄供欽恤囹圄敦勸桑農善養耆



董惠鮮困窮側席延英虛襟納忠經帷講道輪對達聰廟馬肅肅宮而  
雖雖推恩棣萼毓秀蘭蕙宗支受學禮誼飭躬歲事克虔天眷彌隆綸  
褒諄切錫賚稠重交隣以禮款關攸同琛輸島夷信納山戎或剋負險  
悉拓提封詰兵除器固圉設墉民真高枕塞絕驚烽神化溥暢至和薰  
釀白雉效靈甘露呈瑞三紀于茲大平之治猗歟偉績卓爾罕比遐筭  
方期大器奄棄嗚呼哀哉貽謀垂裕勵精敷責時雍已臻日慎愈至單  
思博觀著書垂示燕處不懈乙夜忘寐憂勞積久疾疹遂致爰命元良  
終決庶務冀得怡養永享慶祚舜勤纒倦成命欲顧秉圭之請莫伸憑  
王之訓不悟日翳翳其遽淪天茫茫其誰許嗚呼哀哉鎖金扉兮閨寂  
塵黼座兮糗糊想垂衣兮如昨涕凝旒兮何無璿極色悽楚瓊枝情鬱  
紆涕雨灑乎貫魚哭雷殷乎趨鳧爲空留於橋山弓謾抱於鼎湖青烏  
卜兆黃螭首途指大母而徐進凌廣漢而徑逾郊原空兮水爲咽巖岫  
曠兮雲不徂嗚呼哀哉 獻寢連崗 英園同域馬鬣乍封龍顏永  
隔長夜兮漫漫重泉兮漠漠自今辰而一辭兮復何時而再覲嗚呼哀  
哉聖之生也亦涯仁之壽兮或嗇揣天意兮難謀宵神理兮叵測顧熙  
熙奉三之至治暨蕩蕩咸五之盛德輝汗青以不泯兮配窮蒼而罔極



嗚呼哀哉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七終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二十七終



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古詩經卷第一百二十五

古詩經



(B)  
732.55  
4724  
[v.4]  
no.39  
0163697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39